清初僧諍記三卷

民國卅三年夏
勵耘書屋鋟板

小引

潛研堂金石跋尾八。楊岐山禪師廣公碑跋云。廣公者。乘廣也。古人稱僧曰某公。皆以名下一字。故支道林曰林公。佛圖澄曰澄公。宋元人稱僧。或名字兼舉。若洪覺範。妙高峯之類。亦取名下一字。今世知之者尟矣。清詩別裁集輯於乾隆中。其卷廿二僧人小傳。屬筆多誤。如戒顯字晦山。誤悔堂。南潛字月函。誤月巖。正嵒誤止嵒。又誤爲徐繼恩。皆開卷前三名也。然徐繼恩止嵒之誤。漁洋詩話已然。又清初僧派。密雲天隱下。爲通行超明四輩。而乾嘉以來總集僧詩一類。每將通字行字列超明字後。祖孫父子倒置。可見宗門掌故。注意者尟。錢先生之言。非無因而發也。不佞少讀儒書不嫺內典。年來老境侵尋。讀書不能久視。閒閱僧家語錄。以消永晝。覺其中遺聞佚事。頗足補史乘之闕。時復默而識之。去歲撰明

季滇黔佛教考。本有法門紛爭一篇。以限於滇黔。未能論及東南各省。茲特擴爲此篇。以竟其說。南雷文定後集三。周子佩墓誌。謂子佩留心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拏不解。青原南岳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調人爲之騎郵。不辭勞擾。茲篇所記。卽天童三峯紛拏之餘波。青原南岳鬭諍之往史也。凡十章。三卷。卷首冠派系年表。卷末以遺民僧之被諍者附焉。每諍必有一二士大夫點綴其間。酒後茶前。足資談助。以云知宗門掌故。則吾豈敢。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新會陳垣識於北平勵耘書屋

清初僧諍記目錄

右稿民國三十年曾在輔仁學誌發表

禪宗五家宗派表

- 大鑒能
  - 南嶽讓 — 馬祖一 — 百丈海
    - 黃檗運 — 臨濟玄
    - 溈山祐 — 仰山寂
  - 青原思 — 石頭遷
    - 藥山儼 — 雲巖晟 — 洞山价
      - 曹山寂
      - 雲居膺
    - 天皇悟 — 龍潭信 — 德山鑑 — 雪峯存
      - 雲門偃
      - 玄沙備 — 羅漢琛 — 法眼益

南嶽下出臨濟溈仰二支。青原下出曹洞雲門法眼三支。若將天皇改隸馬祖。則南嶽下出臨濟溈仰雲門法眼四支。青原下出曹洞一支。是爲爭點之一

清初濟宗世系表以本文所及者為限

笑巖德寶 — 幻有正傳 — 密雲圓悟 — 漢月法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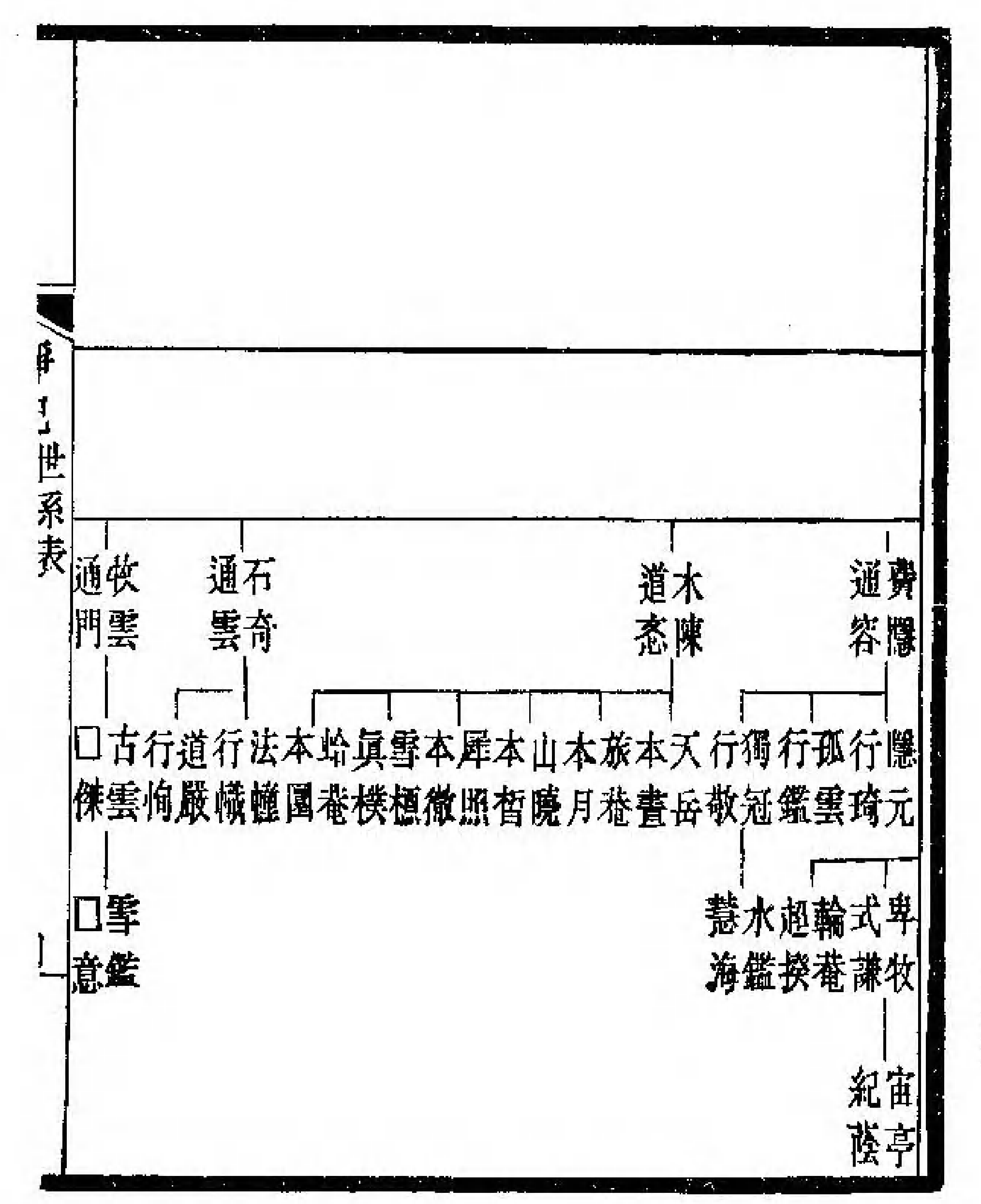
僧名上應稱號，然或稱寺，如密雲稱天童，漢月稱三峰，費隱稱福嚴，玉林稱報恩，繼起稱靈巖之類，今此表概稱號。

密雲圓悟 — 破山海明 — 丈雪通醉

漢月法藏 — 一默弘成、澹予弘垣、具德弘禮、剖石弘璧、繼起弘儲、潭吉弘忍

默堂　正嵒　仁菴　濟義　巨渤　口恆　晦山　戒顯　三目　智淵　頊撰　口志　大庾　行韜　曇應　文杲　僧鑑　曉青　檗菴　正志　月函　南潛

雪悟　口思


費隱
通容
木陳
道忞
石奇
通雲
牧雲
通門
隱元
行琦
孤雲
行鑑
獨冠
行敬
天岳
本晝
旅菴
本月
山曉
本晳
犀照
本徹
雪樵
眞樸
蛤菴
本圓
法幢
行嶸
道嚴
行恂
古雲
□傑
卑牧
式謙
輪菴
超揆
水鑑
慧海
雪鑑
□意
宙亭
紀蔭

天隱圓修
雪嶠圓信

林野通奇
箬庵通問
玉林通琇
松際通授

道莽
口靜
天笠行珍
白松行豐
茚溪行森
骨巖行峰
雲外行澤

霽崙超永
桂芳
口林

清初洞宗世系表

小山宗書 — 幻休常潤

幻休常潤 — 慈舟方念 — 湛然圓澄

湛然圓澄
- 麥浪明懷
- 石雨明方
  - 遠門淨柱
  - 位中淨符
- 三宜明盂
  - 佷亭淨挺
  - 西遯淨超
  - 蔗菴淨範
- 爾密明復
  - 唯岑淨嚧
- 瑞白明雪
  - 百愚淨斯
    - 寒松智操
    - 拙菴智朴
  - 伴我淨侶

幻休常潤 — 無言正道 — 心悅慧喜

心悅慧喜
- 涵宇海寬
- 別山性在

蘊空常忠
　│
無明慧經
　├─ 無異元來
　│　　├─ 嵩乳道密 ── 南庵大依
　│　　├─ 宗寶道獨
　│　　│　　├─ 天然函昰 ── 澹歸今釋
　│　　│　　└─ 祖心函可
　│　　└─ 雪磵道奉
　├─ 晦臺元鏡
　│　　└─ 覺浪道盛
　│　　　　　├─ 竺庵大成 ── 楚雲興源
　│　　　　　├─ 石潮大寧
　│　　　　　├─ 無可大智
　│　　　　　├─ 嵋峰大然
　│　　　　　└─ 同岑大燈
　├─ 闃然元謐
　└─ 永覺元賢
　　　　└─ 爲霖道霈

五燈嚴統小山下僅列幻休一支。而列無明慧經無異元來於卷十六未詳法嗣。晦臺闃然永覺三支遂無從列統。亦爭點之一。

明清間僧諍年表

天啟四年甲子　密雲悟手書源流付漢月藏

天啟五年乙丑　漢月藏住鄧尉著五宗原

崇禎八年乙亥　漢月藏卒年六十三

崇禎十五年壬午　密雲悟卒年七十七　繼起儲重刻天童七書

崇禎十七年甲申　首次天童塔銘諍

永曆元年 順治四年 丁亥　雪嶠信卒年七十七

永曆二年 順治五年 戊子　覺浪盛因事入獄

永曆五年 順治八年 辛卯　木陳忞繼起儲質獄東甌

永曆七年 順治十年 癸巳　靈巖樹泉集成　木陳集同人詩文名新蒲綠

永曆八年 順治十一年 甲午　五燈嚴統成　雲外澤卒年四十八

永曆九 順治十二年乙未　箬庵問卒年五十二　蕅益旭卒年五十七

永曆十三 順治十六年己亥　二月玉林琇應清帝召至京　二次天童塔銘諍　九月木陳忞應清帝召至京　覺浪盛卒年六十八

永曆十五 順治十八年辛丑　費隱容卒年六十九　繼起儲繼住金粟

徐昌治撰辛丑紀事　漢月藏年譜成　木陳出北遊集

康熙元年壬寅　密雲彌布扁諍　晦山顯撰天王寺碑

康熙三年甲辰　徐昭法撰繼起六十壽序

康熙四年乙巳　黃棃洲撰漢月塔銘　百愚斯卒年五十六

三宜盂卒年六十七

康熙六年丁未　雪嶠塔諍　位中符出法門鋤宄　十月具德禮卒年六十八

康熙七年戊申　晦山天王碑諍

康熙九年庚戌　木陳撰寶奎說及從周錄序
康熙十年辛亥　牧雲門卒年七十三　無可智卒年六十一
康熙十一年壬子　繼起儲卒年六十八、位中符出祖燈大統
康熙十二年癸丑　九月寒松操離善權
康熙十三年甲寅　木陳忞卒年七十九　九月善權燬
康熙十四年乙卯　八月玉林琇卒年六十二
康熙十五年丙辰　檗菴志卒年七十八
康熙十九年庚申　濬歸今釋卒年六十七
康熙廿三年甲子　俍亭挺卒年七十　晦山天王碑立石
康熙廿六年丁卯　天笠珍與雪悟思法諍
康熙廿七年戊辰　毁牧雲五論板
康熙廿八年己巳　月函濳撰洞宗世次疑問

康熙卅一年壬申　蔗菴範卒年七十三

康熙卅二年癸酉　五燈全書成　拙菴朴與霽崙永第二書

康熙卅七年戊寅　徐釚序離六堂集

康熙卅八年己卯　徐嘉炎序拙菴語錄

康熙四一年壬午　潘耒致粵東當事書　石濂汕卒

清初僧諍記卷一

新會 陳垣 援菴

濟洞之諍

一 五燈嚴統諍

五燈嚴統廿五卷。費隱容撰。前二十卷悉本五燈會元。僅將天皇悟以後各代。及雲門法眼二宗。會元所標爲青原下幾世者。改爲南嶽下幾世。又將卷六末未詳法嗣。移置卷十六後。而著無明慧經無異元來等於其中。即謂之嚴統。如此著書。亦太易矣。顧與重刻會元一次何異。而乃以嚴統二字。排斥他宗。凡例中訕訕之聲。尤距人千里。諍烏得而不起乎。夫天皇天王之諍。本起於北宋。釋氏疑年錄五曾論之。蓋北宋末。五宗惟臨濟雲門特盛。好事者。乃造爲雲門亦出南嶽之說。欲以息諍。而不知諍因此而愈熾也。石

門文字禪廿三僧寶傳序，謂自嘉祐至政和之初，雲門臨濟兩宗之裔，卓然冠映諸方，林間錄最早載丘玄素僞碑，亦謂今妄以雲門臨濟競者可發一笑，元豐三年孫覺序玄沙備廣錄，謂近世言禪尤盛，而雲門臨濟獨傳，宋徽宗序續燈錄，亦謂雲門臨濟二宗獨盛於天下，據此可見北宋雲門之盛，息諍者欲引雲門歸南嶽，會皇王二字，傳寫偶誤，遂謂有兩天皇，天皇屬青原，天王屬南嶽，而雲門自隨天王屬南嶽矣，釋氏疑年錄所謂其意不在天王，而在雲門之改屬也。

俍亭語錄十三有祁季超居士來書，謂天王之誤，實始於張商英，林間錄出大觀元年，誤引玄素碑文，以道悟嗣馬祖，後十七年爲宣和六年，僧寶傳成，請侯延慶作序，謂慶曰達磨之後析爲二宗，其一爲石頭，曹洞雲門法眼宗之，是林間錄之謬，覺範已自悔其

非潛行改正不宜與商英同條共罰也佷亭答之曰尊見極是弟非敢苛求覺範但張無盡無忌憚小人本不足責其視雲門臨濟一如元祐熙寧亦欲分門裂戶覺範悞信遂爾墮其術中一盲衆盲爲可憐憫大川濟作五燈會元祖述傳燈無別爲天王道悟者後一二百年元至正間翻刻誤引林間錄作小注皆自覺範開之故曰商英不足責責在覺範雖俟延慶辨之於卒罪何補哉

季超祁駿佳佷亭淨挺卽徐繼恩皆三宜盂弟子其說實先得我心然謂元至正間翻刻五燈會元始引林間錄作注則吾見宋寶祐本會元已有此注不始於元也蓋南宋以後雲門漸衰曹洞起而代之葉夢得在紹興中著避暑錄話其卷上言近歲談禪唯雲門臨濟二氏及洞山道楷出爲雲門臨濟而不至者皆翻然捨而從之故今爲洞山者幾十之三又紹定二年呂瀟序天童淨語錄

云五家宗派中曹洞則機關不露臨濟則棒喝分明雖作用弗同實殊途一致又元大德四年陳晟序雲外岫語錄云禪有五派今行於四方者曰臨濟曰曹洞然學禪者多宗臨濟而曹洞爲孤宗據此知宋末元初與臨濟並稱者爲曹洞非雲門與北宋時異故濟雲之諍遂移爲濟洞之諍也

至明兩宗並衰晚而復振撰燈錄者紛起嚴統之病在過信林間錄及譌謬不堪之佛祖通載丘碑之僞辨者已衆通載之謬言者尙希嚴統以通載爲曾預入藏之書篤信而不加別擇遂有此失然當時之諍不盡在天皇之改屬而在列無明慧經於未詳法嗣及謂湛然圓澄來源無據大傷洞上之心洞上顯學莫覺浪盛三宜盂等一爲無明之孫盂爲湛然之子因此二家遂爲原告費隱爲被告而掀起禪宗史上所謂甲乙兩宗大鬬矣甲乙者順治十

一二年甲午乙未也於時奔走作調人者有箬庵問繼起儲加入戰團者有遠門柱百愚斯旁觀者居士則有黃棃洲緇流則有蕅益旭柱著摘欺說斯著闢謬說今從略

宗統編年順治十一年條載箬庵問與繼起儲書云自鼻祖西來六傳至大鑑宗雖列五派實兩枝藥山得悟於馬祖而仍嗣石頭太陽寄託於浮山而代付投子兩枝何嘗非一派也宗教分河飲水何謂混於文字語言豈同爲的骨兒孫幾欲操戈對壘寧不爲識者痛哭嗤笑乎徑山嚴統有當嚴不嚴之弊遂開不當嚴而嚴之釁天皇天王其說已久闕疑成信著書立言之愼固應如是會元以南岳青原俱稱大鑑第一世足見古人之公壽昌雲門不忝爲曹洞中興之祖有統系無統系而洞宗的旨敢不尊崇東苑隱德深潛得棲霞而大闡車溪一段公案去世不遠見聞當有公評

是是非非法門關係寧免紛爭獨至藉力有司世諦流布此實下策不得不為洞上諸公扼腕棲霞顯聖久係相知徑山復同法嫡血自無坐視之理昨至吳門審知專遣塵元往還兩間周旋微密在今之世寧復有秉為法無私之公如吾老侄禪師者乎敬為前佛後佛額手稱慶

徑山指費隱壽昌指無明雲門指湛然東苑指晦臺元鏡棲霞指覺浪顯聖指三宜吾嘗謂稱僧應稱其名號不稱其所住院盡寺院所同也名號所獨也車溪公案見嚴統凡例亦攻擊洞上石雨方者繼起儲復費隱書云儲頻見諸方聚訟盈庭紛紜溢路未嘗不寢食徬徨撫髀浩歎蓋法門至今譬之尪羸久病之夫若更投以攻擊之劑則元氣頓盡亡可立待焉能冀其浸昌浸隆乎此二十年痛心疾首欲使天下咸歸無競之風盡坐柔和之室吾祖之

道久而愈光雖赴湯蹈刃亦所不辭承紳士殷勤致懇謂兩家所信諒者惟儲一人故不自揣越俎而治得邀佛祖之靈俾法門不致瓦裂則彼此幸甚結果卒將嚴統燬版諍始寢事後繼起與美伯璜書言兩宗角立老僧與南澗和尚不惜性命以成彼此之好何心哉彼時郎對天界浪兄愚菴三兄曰雲門法眼歸青原無減於南岳歸南岳何損於青原吾輩爭之盡成戲論當時濟上往來書翰悉以俗諦相稱如姪禪師孫禪師之類與洞上人相稱則不然以洞上世系有爭論兩宗輩數不易比擬也故此書兄覺浪兄三宜而箬庵與繼起書則稱老姪亦宗門掌故之有趣者

或疑濟上顯學當時倘有木陳何以箬菴繼起出頭木陳不與不知此事木陳本在被告嫌疑中無調人資格因木陳曾撰禪燈世譜列有兩天皇誤與嚴統等雲外澤語錄十四有妄刻續燈諸錄

說曰。慨自禪燈世譜行。而諸方所刻。將十餘處。各各自署爲正傳。果孰是而孰非乎。夫古人創叢林立規矩。其志豈爲欲已名之高掛傳燈以爲榮乎。爲串習機鋒語句求後昆之宗尙乎。謀寺院闢門庭。祈子孫。如閭巷庸俗之所爲乎。今乃昧其性。而區區竊法門之名。以濟其私。不知何所圖而爲此也。或曰。私刻固未必行。近有結交權貴。上章乞聖勅刊定者。是可行乎否耶。曰至道之在人心。自有公是公非。如佛祖統紀續高僧傳。豈非聖勅頒行。而非之者何限。世史是非。天子尙不能操其柄。況道脈乎。雲外天隱修孫。亦木陳之姪禪師也。其言可謂直矣。然木陳不以爲謗已也。

南雷文案四有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云。五家宗派。出自南嶽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潙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絶。存者惟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元附註。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

之天皇不再傳而絕其出爲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嶽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弟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也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戶者也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涼雲門法眼其宗旣絕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餕爲掃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非不必爲之辯魏美汪渢常與三宜往還國變後不入城市者也

靈峰宗論五之二復錢牧齋書云濟雲鬬諍不啻小兒戲鬨儒釋宗傳竊議可付一笑矣宗論五之三儒釋宗傳竊議云禪宗自楚石琦大師後未聞其人也庶幾紫柏老人乎壽昌無明師亦不愧古人風格今之爭師資授受者譬諸世主身苟無道天子不若匹

夫桀紂是也。今之雖有師承，顛覆如來教戒者，何以異此。苟得其道，匹夫竟開大統，漢高明太是也。今之雖乏師承，能自契合佛祖心印者，亦奚不然。靈峰蕅益即居士鍾始聲，崇禎間會輯闢邪集攻天主教，後爲僧名智旭，其持論若此，故所舉紫柏無明，皆嚴統所指爲未詳法嗣者，而雄視當時之密雲圓悟，反不在蕅益議中，蕅益可謂豪傑之士矣。

順治十二年蕅益箸庵卒，十六年原告覺浪卒，十八年被告費隱亦卒，嚴統之諍已成陳迹。惟費隱卒後，繼起繼任金粟，竟因嚴統舊案，爲居士鹽官徐昌治所鞠，致有賠修衣塔之事，亦法苑珍聞也。無依道人錄卷下辛丑年紀事云：繼和尚之住金粟也，殉一人之見，不謀于衆，不聞于盟，弃走當事，爲壓服諸護法計，且繼公曾受托，許藏老人嚴統版八百餘塊，及攜板至靈巖，悉送杭州銷毀，

未免老人介意但此藏統內前四卷末五卷皆昌治捐刻以此推敲進院遲至六月十五方對張侗老招認刻還我板因於十三十四日挪金購一新微塔樣小而精巧此時河涸止可力盪復捐工費作料匠人刻字人寫字人一齊入山造成費隱容禪師舍利衣鉢之塔明尊舊住持也無依道人郎徐昌治崇禎間輯聖朝破邪集攻天主教與鍾居士闢邪集相呼應固費隱信徒也侗老張侗初鼐曾著甲乙倭變錄鮚埼亭集外編有跋此事可爲嚴統一諍之尾聲不意康熙七年復有晦山天王碑之諍

二　晦山天王碑諍

天王碑者荊州城南天王寺之碑也寺建於楚僧水鑑慧海而碑撰於吳僧晦山戒顯倶亭語錄十三與青原和尚書述此事甚詳曰僧自楚中攜一小刻是楚僧水鑑於荊州城中一土地祠僞立

天王道悟名色惑亂鄉愚如小說家誤杜拾遺爲杜十姨伍子胥爲伍髭鬚故事詢其所由水鑑蓋費和尚孫也就孔氏故居穿地得鐵謂有天王二字其土地祠卽天王土地也天王道悟唐史紀載並無其人丘符二碑都緣僞造五百年影響狐疑當燒嚴統時昭然揭出在鼓山老和尚泯杖人與先愚庵老人及嘯峯兄竺庵兄百愚兄遠門兄惟岑兄伴我兄及法門昆季諸方正人語特詳盡卽濟宗名宿從未有言嚴統爲是者當時如南澗靈巖諸老曲爲調停早有廢置此書之論矣天王名號在在有之四天王今時叢林設立庭廡固不獨荊州一處地中出鐵誠有天王二字亦何預法門事乃欲借此描摹謂是渚宮道悟可謂癡人說夢矣蓋嚴統燒廢在甲午乙未間水鑑以戊戌還楚住鐵佛寺又三年從天王土地祠種種揑怪不過爲他祖嚴畫蛇添足法門正人已有起

而辨之者。顧中間刻一碑記。讀其詞旨。殊似不倫。前後且不足論。即詆道原尊宿。謂是謬書。只此一語。何其敢於非聖耶。夫道原尊宿。非他人。韶國師之子。法眼之孫。於天皇爲九世。於石頭爲十世。當時歷代親承。師師傳授。從何處得有差訛。借使龍潭信不得法於天皇。則雪峰老漢。必不曰自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秘密。雲門法眼兩派。必不絲絲傳遞。自云系出青原。且傳燈出自景德。楊文公大年更加刪訂。大年宋代名臣。非張商英可比。心燈出于元末。通載纂自近人。並皆依據僞碑。支離附會。前焚燒嚴統時。辨書盈尺。亦既詳且至矣。從來議論之是非。決於其人之邪正。楊大年正人也。張無盡敗類也。不信大年。乃信無盡。已是沒鼻孔漢。況丘將兩碑。全然無據。此事三十年前。余集生中丞。黃元公司理。一時喝破。海內宗匠。耳所共聞。荊州去丈室不遠。豈能聽其顛倒耶。

書無年月而稱愚庵孟爲先老人愚庵卒於康熙四年書與青原和尙青原卽無可智卒於康熙十年又云此事三十年前余集生黃元公已喝破集生余道裕元公黃端伯雪峰語錄末附余集生辨龍潭不關馬祖書崇禎十二年刊版越三十年爲康熙七年則此書當作於康熙七八年間也書中所舉洞上人名皆見世系表鼓山老和尙爲元賢浪杖人爲覺浪盛嘯峰大然竺庵大成與無可皆覺浪嗣百愚淨斯件我淨侶瑞白雪嗣遠門淨柱石雨方嗣惟岑淨巖爾密澓嗣書中何以不舉撰碑人名號爲賢者諱也何賢乎晦山晦山與無可俍亭皆以遺民逃禪本同氣類故爲之諱也晦山婁東人婁東耆舊傳王瀚字元達國變爲僧號晦山名戒顯字願雲庚寅夏入廬山遂主席江右瀚雖入空門悲憤激烈晉檄討從賊諸臣云春夜宴梨園不思凝碧池頭之泣端陽觀競渡

誰弔汨羅江上之魂。讀者俱爲扼腕。陸稈亭詩鈔五。晦山願雲和尙。予舊同學也。國變棄儒爲僧。駐錫雲居。便道歸里。過予齋劇談。賦此以贈。一別廿年久。歸逢非偶然。頭顱悲各異。肝膽喜同憐。封火未應熄。浮生寧苟全。何時上廬岳。攜手白雲巔。陳確菴詩鈔五。望雲居。我友願雲。以名諸生。丁國變。削髮爲僧。隱於雲居。思之而不得見。乃作是詩。一峰天上是雲居。靄遠於今此結廬。他日故人來入社。不知沽酒意何如。讀此可略知晦山之爲人矣。

晦山薙染於華山。而得法於漢月弟子具德。禮戒律精嚴。化行江楚。名甚著。故水鑑借以爲重。碑撰於康熙元年。水鑑刊板傳布。洞上位中符郎撰法門鋤宄以諍之。時在康熙六年。對水鑑固大肆譏彈。對晦山亦未嘗爲諱。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吾於晦公。豈敢以不善人待。故盡言之也。今法門鋤宄末有石潮寧書後。對晦山尤

加責備其言曰年來濟洞兩家幸安和好實法門福不謂今又突有水鑑者於荊州城南御路口買孔蔚然文學宅基搆菴而居平白鑿空額名古天王寺誑惑愚癡亂眞害是夫荊州城南固有天王土地堂居民凡於事神與鄉貫則莫不曰城南天王土地堂祠下云云若天王寺則從未聞也而有之者但曰城東天皇寺稱荊南首剎重興爲道悟禪師乃龍潭信餽餅得法之地湖廣全省誌第七十四卷載之甚詳今草市大殿巋然巷名事實種種可稽固不與鑿空假揑之城南天王可同日語嗟嗟水鑑搆菴供佛何必借名古蹟始爲得計卽借名亦須考郡乘寺觀類中有無有然後借之今借之於脫空無根豈不仍成虛揑水鑑之愚一何至是晦山居然一知識不以眞語實語誠諦語取信方來乃於舉事孟浪之水鑑反從而文其過飾其非是豈所謂見道之知識哉吾聞晦

山亦法門正人於圓戒羯磨時嘗有寧斷吾舌毋毀法門如違此誓甘墮苦坑之語刻之梨棗意在息諍乃今遽作此文以非爲是指空言有於所立之誓迥衛相違將爲可以蒙惑戒子聾瞽方來噫晦公晦公請以自所製立誓息諍文向淸夜無人處洗心淨慮細讀一過問之自己以爲何如康熙七年秋初金陵天界法弟大寧謹書大寧亦覺浪嗣與無可同門

鋤究又附有禪通劒吏是諍晦山書曰正法眼藏之布在方策也莫不載青原出石頭石頭出天皇悟悟出龍潭信信家世于荊州天皇寺巷是以楚產習知楚事今其故里與子孫具存何所容旁參異議矧前賢刊有正誤熄邪據實諸書行世旣久近在本朝甲午乙未間經朝野巨儒大公至論力爲抵正台翁爲法門砥柱豈不習聞之熟了然于費公之詭譎乎一閱有妄人水鑑者將土地

堂建爲天王。僭稱祖剎。以爲亂眞。以烏有先生。篡空王之嫡派。台翁宜何如持公秉直嚴訶斥以正之。胡乃爲文勒石。佐助妄人狂騁春秋責備賢者。恐適以寬妄人之過也。聞在癸卯天然湘大師與台翁邂逅生生林語之故而告之悔。乃復走荆訪其故老考其遺蹤。拜其祖塋。驗其銘狀。果與傳燈正宗所誌者。的切著明。歸舟遽取原稿于江漢焚撤之。因咬齒自誓曰。顯實爲水鑑所賣。敢昭告于青原石頭天皇龍潭諸大祖師。我若不廢此稾。斷此葛藤。禍如白水台翁言猶在耳。江漢之間。一時傳頌。莫不心服子路改過之勇。今妄人以尼告發。而太守公差鎖拏。暴其過惡于道路。百醜傳播。賄乃脫逃。所恨太守不知法門大事。不能一奮蕭斧。直碎其碑。以掩日月之蝕。或者曰。非台翁自碎之。不足以了白水之誓。故留之以有待也。偷蒙俯鑑愚忱。轉託郊亥以廢石改額之權。仍屬

之太守或台翁自命一价之使直自爲之則台翁芳名不惟遠播千古而是老死深山亦可無憾也戊申八月杪禪通弟空是和南奏記時年七十五

晦山復劒叟書云承諭天王碑文原非弟本意弟與洞上諸知識多水乳交好豈肯存生滅心懷人我見作此不中心行壬寅偶閱藏漢上因水鑑兄勤懇求文孟浪屬筆然亦實未到荆州時作也是秋因護國請遂親履其地一到新創天王心疑非天王遺址何故諸家記載皆云城東而此在城南急欲索回原稾水鑑已往儀眞矣豈意水鑑多事刋板傳送且弟署欵不過曰水鑑海兄而已乃自更沙翁大禪師妄自標榜誇張過分豈不取笑識者耶幸近日水鑑兄傳得刻本到山拙作止刋木板未曾上石其現勒石天王者乃一椎關使李護法文也合府官僚及勒石名字皆載碑尾

現册可證辱老法翁見教自媿一時妄作以涉爭端道聽塗說實非信史弟在青原拈香何嘗不曰三宗鼻祖且親到天皇其城西城南豈肯妄爲曲說雖水鑑兄興復古寺亦屬好事然欲以城南面混城西顯則不敢復附會矣拙作幸未刻石不必慮其傳遠前文偶爾孟浪自知懺悔倘有校正理論等事老法翁自爲主張顯斷不怙過也已酉七月初六日靈隱法教弟戒顯再拜謹復

據劍叟書則晦山於撰碑之明年卽覺爲水鑑所賣誓將此稿銷廢據晦山書則此稿僅刊木流布未嘗上石上石者另一李姓之文然吾嘗見水鑑六會語錄卷十有天王寺碑文乃水鑑自撰又有一荆州天王禪寺中興碑記注康熙元年撰文二十三年立石結銜稱前住南康雲居現住黃梅四祖晦山戒顯撰文又一碑注康熙三年撰文立石二十三年入志結銜稱賜進士出身奉敕提

督湖廣荆州等處地方抽分兼管河道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鄭日奎撰文而未見晦山書中所謂権關使李姓撰文又卷二有天王寺立二碑兼碑文入荆州志上堂云今寺鼎興重樹豐碑鄭工部顯雲居爲文胡驛憲修入郡乘今檢康熙荆州府志卷三十八藝文祇有鄭日奎撰記無戒顯及李姓撰記志修於康熙二十四年有原任江西管理通省驛傳鹽法道按察司參議江陵胡在恪序所謂胡驛憲也然何以鄭日奎之文撰於康熙三年同年即立石而晦山之文撰於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乃立石耶是可疑也蓋晦山於撰文之明年親履其地即發見水鑑之謬急欲索回原稿又數年而法門鋤宄等諍書出水鑑不得不掩旗息鼓以避其鋒越十餘年而劍叟九十恐其人已卒晦山卒年歲數無考然與陞柈亭陳確菴吳梅村皆同學梅村家藏稿一贈願雲師詩序云

願雲二十而與予游甲申聞變常相約入山予牽帥不果而師已悟道受法於雲門具和尚今夏從靈隱來云將遠游廬嶽貽書别予以兩人年踰不惑衰老漸至學道一著不可不勉予感其言因作此詩贈之並識予媿也卷十三喜願雲師從廬山歸詩序又云願師住雲居十年而歸贈予五十初度詩其落句曰半百定將前諸踐敢期對坐聽松聲蓋責予前約會時方喪亂衰病無家高堂垂白不能隨師以去也卷五一 具德和尚塔銘又云偉業稱同學於晦山者四十年矣銘撰於康熙七年戊申時梅村六十而靈隱寺誌七載徐增撰晦山詩文集序云和尚與吳祭酒生同邑年相若又同學才名不相下晦山既與梅村年相若則康熙二十三年晦山亦七十五六梅村康熙十年卒年六三樗亭康熙十一年卒年六二確菴康熙十四年卒年六三晦山詩文集吾未見吾所見

晦山之文止於康熙十一年靈隱寺誌序吾恐康熙廿三年晦山已卒水鑑乃敢用其名立石而荊州又多一僞天王寺碑也

廣陽雜記四言水鑑和上爲費隱和上之孫而獨冠敬和上之法嗣也水鑑嘗參天童密老人天童曰荊州有天王道場女能重興之不勝如親近老僧耶天王即道悟道場廢久矣惟存一鐵塊基皆爲人所占和上遂于此發願尋訪久而後得竭力恢復今已輪焉奐焉儼然一祖庭矣天王天皇音旣相同其人又皆名道悟皆在荊州亦一奇也由此濟洞二宗各以其所見互相是非浴血而戰兵連禍結至今未已竢予少暇爲彼攷之自有定案矣故雜記五又有天王天皇考所引不出嚴統解惑編範圍僅考出丘玄素碓有其人見歐公所錄貞元神女廟詩而已然黃梨洲答汪魏美書早已考出雖有其人不能證其碑不僞即有其碑亦不能證其

碑必眞。晦山可謂實有其人矣。且果曾爲天王寺撰碑矣。然今水鑑語錄所附之晦山碑，何嘗非僞耶。非然，何不與鄭日奎碑同時立石，而必遲至二十餘年後耶。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辨丘碑眞僞者，可以此爲鑑矣。雜記冰字蓋誤。玩其詞句，纖莊似嘗與水鑑遊也。

三　五燈全書諍

五燈全書百廿卷，編輯者霽崙超永，林野奇孫，道峯靜嗣，見本書首。校閱者輪菴超揆，漢月藏孫，繼起儲嗣，見本書八六，皆臨濟密雲悟三傳也。書成於康熙卅二年癸酉，時永住京師聖感寺，揆住玉泉山華嚴寺，會進呈御覽，頒內府梨板刊行，冠以御製序，蓋半官書也。書合五燈會元及五燈會元纘續而增其所未備，南嶽青原下各迄於三十七世，集五燈之大成，爲宗門之寶窟，與嚴統之

疏陋偏激不可同年語矣。

願天皇天王仍信有二人，不據景德傳燈，而據襲謬沿訛之佛祖通載，可云未達一間。至洞宗世次，悉據洞上人著述，本無可議，而竟以此嬰一部分洞上人之怒，肆其闘諍，則甚矣載筆之難也。盤山拙菴智朴，瑞白雪孫，百愚斯嗣也，聞永著五燈全書，洞宗疊出五代，天皇仍據嚴統，特著存誠錄初刻二刻以諍之，電光錄又有與霽崙永五書，皆諍此二事，今錄其第二書如下。

事本于真，璒貴乎正，友朋有切磨之益，前有書不見答，茲再持問。公知洞宗五代疊出乎，曾見大覺希辯自撰之塔記乎，曾檢勝果佛祖傳法偈之碑文乎。一載辯參覺有省，覺指禮楷一段因緣，親口自述，公孫師資，顏色相接，豈比後人揣摩僞造之詞也。一直載芙蓉楷、鹿門覺、青州辯云云，即此二碑所載，便可斬盡狐疑，何必

牽引葛藤。攙弄是非。邪聖感去二碑不遠。舉足便至。公若不知。何謂窮搜極討。邪若果不知。妄自爲筆。是謂孟浪。若知而不取。是謂盷目盲心人矣。居敕建之寶坊。受皇恩之榮寵。作此譌謬之僞書。欺人誑世。清夜思之。能無愧乎。汞公汞公。何所圖而云然乎。不過紊亂別人之統系。張大自家之譜牒。如此心行。恐龍天不佑。憲律不容。于宗鏡堂中無處著脚。三塗苦趣。置身有地哉。雖然。我更爲公謀之急。據二碑釐正洞宗世次。求哀懺悔。猶不失爲正人。若堅執續略纘續等書。謬辯不從。此眞妄人也已矣。勿足道。勿足道。癸酉九月二十日。

五代疊出云者。洞宗世次。芙蓉楷下。有有丹霞淳。長蘆了。天童珏。雪竇鑑。天童淨等五代。而後至鹿門覺。青州辯者。有無丹霞淳等五代。而以鹿門覺直接芙蓉楷者。主有者謂無者刪削五代。主無

者謂有者疊出五代各是其是爲洞宗內部一大諍青州辯塔記晩出質僞無定論勝果寺傳法偈立於明正統十一年亦未盡足據五燈續略遠門柱撰五燈續續涵宇寬撰皆主有五代者也蕉菴範語錄三十有致定宗本說其略曰先老人住雲門時範問及瀌祖拈大覺香謂傳洞山二十六代董玄宰撰少林無言塔銘謂傳曹洞二十六代續略則云三十二世何也老人曰前人不謬所謬者後人以大覺無言俱出潤祖之門故敘洞上源流世代幷然老僧欲正之而此書傳久若動則費手矣姑存疑以待賢者據鹿門塔銘曰鹿門自覺禪師從芙蓉楷公落髮親依久之契悟出世住大乘徽宗崇寧間詔住淨因政和還鹿門遂終焉又青州辯自敘政和間參鹿門自覺記莂後覺使見芙蓉道經鄧州得謁丹霞淳宣和間出住青州次補華嚴此是據也而後之續傳燈者祇

收丹霞至天童淨一派而不及鹿門靑州者或世同地異集其所聞見其遐陬絕域或聞而未見不敢擅收非埒彼此今丹霞淳五代疊出爲續略所誤蓋違門不知丹霞與鹿門寔同門昆季而芙蓉嗣曰淨因自覺卽鹿門覺非天童淨下別有一鹿門覺也今白巖考歷祖出處世數年代眞確無疑且有鹿門塔銘靑州自敘可證吾宗人應尊行以傳後否則終古不明矣

先老人者三宜盂白巖卽位中符與違門柱同嗣石雨方而二人持論不同三宜則是符而非柱符後著祖燈大統宗統編年於宋宣和元年載丹霞淳寂謂祖燈大統刪五代爲誤於南宋乾道九年載天童淨寂引月函潛洞宗世次疑問月函則疑刪五代爲合也今錄其說如後

洞宗有祖燈大統之刻見聞其書者多非之非之不一識其著者

沒浮山之代續剔濟宗之兩祖南澗亦非之而不疑者也其據青州塔記削去芙蓉楷下丹霞淳五世南澗則甚疑而不敢驟決其非考湛然澄語錄嗣法門人明懷編萬曆甲寅師開法雲門廣孝寺拈香云供養北京大覺堂上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清凉大和尙乙卯開法徑山拈香辭同而宗門或問原序題會稽雲門顯聖寺住持嗣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沙門圓澄撰涅槃會疏諸書自序皆世次炳然今之非祖燈大統者以雲門澄稱曹洞三十二傳世數合丹霞五人然考之語錄則實稱其本師爲二十六代自序則稱二十七代使雲門拈香是則大統之削五人不可非也使雲門拈香非則今天下曹洞宗派不知當誰準也時己巳中秋後五日

月函本遺民逃禪見後樹泉集章祖燈大統之刻木陳會著寶鏡

醒迷論四篇攻之載百城集廿一月函所見之湛然澄語錄稱本師爲二十六代似也然吾所見湛然語錄有稱本師爲三十一代者故同一語錄也甲編者與乙編者異同一編也元刻與翻刻又異同一刻也初印與後印又異蓋編者刻者印者隨時有所改易也至謂删削五代者爲欲與濟宗老宿爭坐位則誣詞耳竊嘗考之洞宗自宋南渡後盛行河北惜其時江淮河漢縱橫萬里悉爲戰區古刹名藍多罹兵燹歷數百年未遭殘破者僅燕京一城耳金史八載金世宗言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遷變而未嘗殘破者凡以此也然區區一城能保存幾許中國分裂南北隔閡道人竄身荒谷聲聞罕通譜牒源流遂生淆亂此時爲之也欲使不生異議應選舉天下同派博學宗徒開大會決定之不然彼

一是非此一是非終無定論也今稽村乃以此諍超永不亦異乎使永而刪削五代不又爲反對刪削者所諍乎則永固左右爲難者也、

其與永第四書則又重提天王之案若有甚不得已者此關諍所以終不能息也曰二月下旬遣僧持書併存誠錄去獲公欵待歸述所言殊非雅論謂悉據洞宗著述譜五代非臆揣也謂天皇天王據佛祖通載非嚴統也試問永公洞宗著述除淨柱僞說之前更有何說僞說足據青州自撰之塔記反不足據乎僞說足據續略以前諸家金石之文獻反不足據乎請公下一轉語再問永公佛祖通載載龍潭崇信果誰屬耶本朝順治十年通容嚴統出始翻亂藏典據會元小注收龍潭爲天王之嗣撥雲門法眼爲馬祖之所出以致諸山公詰有司公討卒至醜態百出難于爲言今公

集五燈全書不能救正其非且從而效之陰懼罪案久定人所共知故游易其詞曰據通載然通載所載果如是乎余埋頭盤山二十餘年未敢輕易論法門事恐辱宗風廹不得已四次寄書與公苦口勸誡卽欲殺欲割亦不敢辭無他惟冀報佛恩祖恩于萬一耳存誠錄二刻成寄覽甲戌五月十五日

與超永書外復有上張相國素存書云近有妄人突出僞書誣君罔聖靡所不至某眎法如泰嶽眎身如游塵恐辱至道不惜微軀作存誠錄初刻成進呈覽觀今以二刻奉上我大護法不忘宿因俯垂明鑒法門幸甚素存張玉書又有與王侍郎阮亭書云某辱知遇于先生幾二十年不爲不久先生知某戇直不爲不深書札往復最夥不爲不信而先生謂某豈好辯之人哉然事有不獲已者卽斧鉞當前固弗暇避耳或謂出家應忍辱不應辯諍此戸外

之見皮膚之語也昔吾佛世尊有折攝二門降伏外道制諸魔王非一概慈悲以聽其戾亂横誠也今超永根嚴統之僞書引近日之謬言種種繆亂某若隱忍而不敢言此誠法門之罪人也前存誠錄初刻成呈覽今以二刻奉上先生靈山囑累當代鴻儒維持世道不無公論蠶尾集八答拙菴禪師書云侍者至自山中詢知道味甚適大刻存誠二錄具知衛道苦心向所以不奉報者以天界浪杖人與費隱一段公案流傳諸方至今以爲口實似不必又煩筆舌且張無盡行事汙入齒頰其言何足爲有無哉究觀平等豈況鬬諍唯吾師裁之拙菴來書急漁洋答書緩拙菴來書熱漁洋答書冷漁洋所養超於拙菴矣

惟徐華隱嘉炎撰拙菴語錄序頗爲拙菴張目然亦限於丘玄素僞碑一節至洞宗世次局外人不能贊一詞也序有云余于禪宗

雅不能爲楊大年張無垢之入室顧常留心攷證之學于方外典籍時復博稽而詳核之獨怪近者兩宗之爭爲張無盡所傳丘玄素僞碑事無盡之品視無垢不啻薰蕕覩其陰陽于惇卞之間已非君子彼所援附豈足爲信乃欲借以獨張南嶽之軍爲識已陋矣撫菴爭之急辨之疾固有所不得已云無垢張九成序作於康熙卅八年己卯華隱已未鴻博也然鴻博參加五燈全書之諍者尙有潘次耕耒則別有作用者也

石濂大汕住廣州長壽寺自稱覺浪盛嗣不知其是否也著書名證僞錄不敢不言源流就正等攻全書兼攻嚴統攻丘碑兼攻疊出五代潘耒乃作天王碑考反駁之見遂初堂別集四耒非祖全書實惡大汕耳然天王碑考皆陳說無發明遂初堂別集又有致粵東當事書與梁藥亭書答鼓山爲霖書皆攻大汕爲霖道霈永

覺元賢嗣主有丹霞五代者會爲書闢位中符同是洞宗而主張與位中大油智朴對立者也

未致粵東當事書謂大油明知皇上爲聖感寺僧靈嵒作五燈全書序而故將靈嵒極力詆毀故將御製序所褒之書極力貶剝兼有不顧皇上道德文章之大及累我君王臨請當今御製序文等語隱然謂皇上不當製序則皆狂悖之甚者又擅改洞宗世系刪去五代則有滅絕祖宗之罪故不得不辭而闢之夫僧人滅絕祖宗與居士何涉而未乃熱心至此

其與梁藥亭書則因梁爲大油作序請梁將序撤回書謂嚴統毀板乃浙中當事一時剖判之事而以爲奉旨嚴禁是矯旨也五燈全書業經御覽賜序而痛加非毀是訕上也倒洞宗丹霞淳等五代是刪削祖宗也素稱三十四世而忽稱二十九世是紊亂世次

也此皆有傷世教有礙法門之大者弟念同鄉之誼不得已作書數千言規之冀其少知悔悟又謂此在江浙必不能行不知何以得行於貴鄉三十餘年而無人檢點也云云此則侮辱粵人之甚吾見大汕離六堂集序者十五人梁藥亭屈翁山外江浙人爲多中有徐電發釚亦已未鴻博與潘耒同邑而盛稱大汕豈亦念同鄉之誼耶何毀譽之懸殊也

續檇李詩繫三九選大汕詩引沈歸愚曰石濂主廣東某禪院能詩通畫理安南國王師禮之以貨幣結往來賓客分三等翰林某以所贈平等作詩文詈之石濂亦以詩文交詈翰林忿入都適臬司某往任廣東屬其猝擒治緩則有救之者臬如其言刑僇遞歸旋殞君子譏石濂之不檢而歎翰林之褊窄也臬司許嗣興此康熙四十一年事大汕本諍五燈全書而反爲潘耒所諍以致於死

固夢想不及也然大汕與翁山交惡後會欲首其罪中草陷之死地見國粹學報第七十八期選錄潘耒救狂書果爾則潘亦效汕所爲耳漁洋南海集下有詠長壽寺英石贈石公詩而分甘餘話四極詆之殆受潘之影響遺古堂集外詩遊長壽庵傷石濂大師云離六堂深坐具空低徊前事笑交訌紛紛志乘無公道締造緣何削此翁注省府縣志皆不言師建寺深惜之也余季豫先生言援鶉堂筆記四六論潘向汕索賕事頗詳可參證

清初僧諍記卷一終

清初僧諍記卷二

新會　陳垣　援菴

天童派之諍

一　天童塔銘諍

天童塔銘之諍凡二次其一爲費隱對木陳費隱語錄十一與侍御心章徐居士書略云先師塔銘一事關係匪輕去歲孟冬嗣法弟昆會合上公書并王孝廉行狀祈大手筆垂留一碣迨四月望後接尊製塔銘讀之文質兼到不勝欣服但末後嗣法弟昆之名未承紀載某於此殊有隱慮焉方今木陳以代付爲事欺昧諸方嗣法十一人倘不列名則凡受代付者俱得混濫此中天下後世受其欺昧者當何如也且原敘止及木陳尙未及衆請之意與王孝廉所紀之詳在某雖不敢以己意疑人而在木陳豈必無忽略

公書自作主宰之事果爾則不惟蒙蔽某等弟昆抑且蒙蔽門下矣先師晚年駐錫甬東道播天下惟門下與有力未後光明還藉筆頭點出是天童法價冠世實賴大護法始終之前公書稿具在恐浮沉未達特重錄一通上呈記室以證其有無并求詳定原文以垂世世

書發於甲申之夏所諍者二節一爲嗣法人名不列舉二爲未及衆請此乃撰文常例固可由主者自行填入無庸諍也然費隱對木陳不信任之情昭然如揭矣徐心韋者鄞人徐之垣天啟五年進士累官江南提學御史全謝山續甬上耆舊傳於心韋頗有微詞然心韋國變後爲僧居碧溪大音菴菴有在澗樓髣髴錢氏絳雲樓結搆自題曰早已覺來渾是夢譬如死去未曾埋士論深諒之矣

同時費隱又有與廣文客卿張居士書云天童先師過後法門被木陳大壞妄代先師付法訛僞相傳不勝錯謬此如朝臣不奉王命私鬻官爵罪例相等諒我居士智鑑高明早已了辨不須山埜再悉數也但先師塔上之銘舊冬嗣法諸弟昆等同具公書敦請四明徐心韋翁大手筆茲見來稿不列的傳法嗣十一人名但云某某若干人則吾十一人盡同夫已氏而凡受代付者皆可冒昧承當其關係法門豈淺鮮者且原文叙述但謂據黃介子行狀及木陳悉傳云云傳語多有未妥姑不具論郎如介子行狀中原只混稱法嗣不及詳明狀爲求文之贄名實亦嫌無據然其時尙未有代付一事也況碑空千古不朽苟置法嗣於若存若亡之間流弊不大可寒心耶惟居士現身四明文治力易挽回煩道駕撥冗與山埜法嗣隱元同往一謁心翁痛切轉道此情尤望據王大含

所紀歷然開載天童一枝燈庶不致爲後人混濫先師常寂光中亦應佩明德於無涯豈惟山楚諸弟昆等永藉荷擔之力已也

客鄉餘姚張廷賓天啟四年舉人鄞縣教諭癸甲之間國事大壞而江南溺于承平尙謂收復可望客卿獨慨然謂數十年來人心喪失其禍遂流于國家今朝楚諸人急須痛自克省先復其本心然後共圖國事不然恐神州陸沉事在旦夕因作復人心說榜明倫堂結埼亭詩集八姚江三哀詩所云慨復人心第一檄傳者竊笑聞者嘻豈知天地遽崩裂竟坐此故成陵夷乃信岩疆在方寸不恃高城與深池卽詠其事也國變後入雪竇山中祝髮石奇雲語錄四有受張孝廉客卿爲僧法語曰相逢莫道休官少林下今朝又一人遂爲石奇掌書記名行悔字道巖號退安晚居妙高峰學者稱妙峰老人杲堂文鈔一有妙峰集序稱爲道巖尊者木陳

代付一事。諸方非難。至比爲父亡代父生子。見布水臺集廿二復汝牧馮居士札。則木陳當日之不理於人口可知。此天童塔銘第一次之諍也。

其二則爲木陳對繼起。密雲之寂在崇禎十五年。徐撰塔銘在崇禎十七年。文載天童寺志七。至順治十六年木陳又請錢謙益爲之。今附密雲語錄後。嘗取與有學集校。字句偶有不同。大體無異。惟法嗣十二人。集亦未列舉。此爲常例。語錄則已一一敘入矣。又請銘一節。集單作忞公。語錄則作忞公門公。門公者牧雲門。木陳不敢自專。引牧雲以爲重。蓋所以塞同門之口。知前此費隱之諍爲有效也。然前諍甫已。後諍躡來。天下多文人。何必謙益。天童在甬。徐以甬紳久爲天童護法。請徐固有因也。錢自乙酉後名書掃地。何所慕而求之。且錢選列朝詩丁集十二譚元春傳。謂天喪斯

文竟陵之詩與西國之教三峰之禪並爲孽於世其與黃梨洲書附今南雷文定後亦謂三峰之禪西人之教楚人之詩並是世間大妖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陸沉之禍牧雲嬾齋後集六擿魔論亦謂漢公跋扈士庶咸惡而薄之太史錢牧翁特甚然則漢月爲謙益所痛嫉木陳固稔聞之請痛嫉漢月之人爲天童作塔銘其於漢月利乎不利乎漢月之徒之不能不有所顧慮猶費隱也

然試觀木陳之辨則何如布水臺集廿二復西遯超道人書云先師塔上之銘久空鱗筆愴懷非一日矣去秋所以重請虞山者不過借託文言以光昭先老人之徽烈耳西遯固信山翁決不幸虞山舞弄筆舌而雌黃天下也況三峰爲先師行二之子則於山僧爲同氣連枝手右而戕其左葉滋而掊其根在他人或恬然爲之辱在西遯見諒之山僧斷不出此矣或虞山信筆直書不留餘地

而猶子中如玄墓如靈隱即猶孫中如豁堂如仁菴輩走一使持片楮焉而問山僧豈可不手勒入行事人請改刻靈嵒之與山僧尤稱當世籍咸者乎見不出此乃規爲布置幹旋虞山又動勞足下之管城君是謂無識且昧山僧夫以明白之山僧往往見疑於世獨一西遯諦信之可慶也亦可弔也改易之銘即如命定刊雙白遠來多媟嫚乞爲山僧修飾弗備

西遯即祁季超梨洲先生嘗曰祁氏藏書自季超學佛一切視爲土苴多半爲雲門沙彌持去賣錢見鮚埼亭詩集六注玄墓剖石壁靈隱具德禮豁堂正嵒仁菴濟義皆漢月法裔雙白王廷璧靈巖護法布水臺集同時又有復靈巖儲姪禪師書云先老人塔銘去秋始託虞山屬筆七襄之報諸以今夏浴佛爲期中間詞鋒有礙漢兄和尚則山僧都未省覺老姪既陰得其事狀何不移牘山

僧俾爲刪改乃假手張靜翁斡旋錢牧老抑復何也雖老姪出乎機入乎機妙有化裁但用之以待老阮籍則所謂附同氣苟同心之語又倒信不由中矣老姪自是天生妙慧山僧深媿賦性顓愚然則患難欲其相成德業欲其相劭無乃太孤老姪之心耶老姪言滿天下道徹江湖先老人可謂有子有孫是則借光多矣區區十八年來松柏既實之枯骨寒原遠煩玉步或有媟嫚得不深山僧之辠而消老人之禍哉乞泯此念荷感尤多改定銘詞謹依雙白頌宣口諭即如命施行矣

季超繼起去書何詞不可得見然繼起託人斡旋謙益則有學集十有詩譜之序云已亥夏五十有九日靈岩夫山和尚借魚山相國靜涵司農枉訪郡居雙白居士碓菴上座諸清衆俱集即事奉呈四首其第四首云妙蓮花界自圓成法海何因起壘兵少分觀

天知眼濶。多生持地學心平。蟪蜈地曠當街叫。蠻觸人饒畫角爭。放箸與君同噴飯。須彌盧頂一螢明。

天山卽繼起。魚山熊開元靜涵張有譽。雒菴僧靈青。皆繼起弟子。丁闇公明事雜詠所謂大丞相與大司農。左右靈巖侍退翁。此亦木陳妒忌繼起之一因也。木陳兩書嬉笑怒罵。兼而有之。不可嚮邇。計其時奉召入京之訊已到天童。木陳正擬爲僧人之錢謙益。藉新勢力以排除舊勢力。其得意可想也。此天童塔銘第二次之諍也。

鮚埼亭詩集一言。牧齋本與茶村相契。及國初。竟陵譚侍講主試江寧。致敬于茶村如燕太子所以事荆卿者。茶村叩之。則長跪流涕曰。欲先生爲吾家報仇也。茶村嘿然。是日餞別侍講詩有云。海內于今極可憐。江南遍唱李龜年。指牧齋也。而是後操戈于初有

學集者實由之始矣譚侍講篆順治十五年進士竟陵之詩既有茶村爲之報復三峰之禪豈可遂無抵抗無獨有偶於是梨洲之三峰塔銘出焉以梨洲敵謙益在當時似稍弱在後人視之則謙益豈梨洲比不能不歎繼起之巨眼也碑載南雷文案六其略曰萬曆以前宗風衰息雲門潙仰法眼皆絕曹洞之存密室傳帕臨濟亦若存若沒什百爲偶甲乙相授類多墮窳之徒紫柏憨山別樹法幢過而唾之亦遂受未詳法嗣之抹殺此不附之害也其後胡喝亂棒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開先從而厭之既歆荊溪而野祭無祀之鬼開先亦遂爲唐子這人此附而不附之害也三峰禪師從而救之宗旨雖明箭瘢若粟師弟之訟至今信者半不信者半此附之之害也密雲悟公以臨濟第十三世開法金粟師徘徊而就之雲大喜上堂告衆曰漢公悟處眞實出世先我所以屈身來

此者爲臨濟源流耳老僧從來不易安第一座今累漢公當是時雲雖有憾于師心服其英偉辨博非及門所及姑且牢籠之而及門者多惡其張皇譏搆間作於是有闢妄七書天下視其師弟子之間若水火焉今之議新會者謂其從聘君無所得獨坐十餘年恍然覺如馬之有勒其不宗聘君明甚儒釋同例則師之齟齬于師門又何害耶師卒後廿九年義見儲公于靈巖出師之年譜道行錄讀之謂義曰天童師翁塔銘前有作者自子發之改撰于錢宗伯吾師之塔銘董宗伯所撰亦未備子可引前例爲一通乎義曰敢乎哉昔柳子厚爲大鑒碑劉夢得繼之遂書第二無已則有斯例在乃摭其大者言之

置紫柏憨山於未詳法嗣擯開先雪嶠信於龍池派外謂五燈嚴統也師弟之訟箭瘢若粟英偉辨博非及門所及惡其張皇譏搆

問作明天童三峰之詩由同學釀成之也碑撰於康熙四年謙益已先一年卒碑固明言與錢撰天童塔銘對立也甬雷續文案一又有輸菴語錄序云余上靈巖退翁集徐昭法周子潔文孫符鄒文江王雙白于天山堂縱談者七晝夜余詩誰知此日單持下蓋是前朝黨錮人記其事也退翁遂屬余作三峰第二碑此後語錄無不有寄余書札余或見或不及見而退翁惓惓之意不可忘也繼起與梨洲之交情若此與謙益則有異矣謙益曾序繼起語錄未卒前數月又曾撰壽量頌壽繼起然其卒也繼起輓之曰笑看東澗寫新銜則其文果足重耶

二　密雲彌布扁詩

海鹽金粟寺當山有碑亭亭有扁題曰密雲彌布崇禎間費隱住金粟時檀越蔡子穀聯璧所書也後亭爲費隱弟子孤雲鑑拆廢

此扁遂懸丈室樓前順治末費隱師弟相繼淪亡繼起補住金粟改建祖堂乃將此扁卸下另書親聞室三字鈐溥洸大宗三峯實子之印褫舊扁上而懸置侍寮焉此諍之所由起也密雲者天童悟號金粟者密雲舊道場然扁非密雲手書詞非密雲自擬子毅偶爾拈毫費隱欵爲巧合本山門恒有之事無不許侵犯之條孤雲既可拆亭繼起何不可糊扁然木陳則視此爲攻擊繼起之最佳題目矣於是反正有錄杜逆有說聲討有書其書名復靈巖儲姪禪師書當未寄達時已傳播諸方並欲付梓經人勸阻卒刻入布水臺集第廿二卷熊魚山爲本師緩頰木陳竟予以一掌緇素大譁與前此所希聞也其書略曰

山僧向來於猶子之中眎吾姪爲最厚以至忘名分夷高下甚欲舉爾住持天童愛爾施設文言豁達將來德業闓望殊有可觀也

不謂爾於先師包藏禍心筆舌譸張雌黄無忌山僧由是疎爾蕭爾不爾聞問者七年去歲聞爾遷金粟往來僧俗謂爾弁髦先人欺侮尊宿稱師翁則曰天童大師祠三峯覺範則曰振祖之堂北堂有先人廟貌弗躬弗親旬香月燈潦草塞白而已山僧以爲金粟道場乃先師發蹟之鄉在他宗之人承而襲之不與食德報恩之思且非人類矧爾孫子梟獍爲心始終一德嗟嗟密雲彌布之扁何刺爾瞳亦自書親聞室三字糊之又糊抑何喪心悖理欺祖逆天若此之甚哉昔人謂黃檗勝亦奇禍子但晚年謬耳今爾晚年則一味窮欲極奢抑人揚己慢山突兀高踰須彌貪壑汪洋深淪滄海出入務同卿宰則丹塗香柏之舟招搖而過市焉受用擬埒王侯則釆買定窑之盌羅列而陳餐焉服御遊從動求精妙罔思歲比荒歉室十空九今我身衣口食非由諸天報德要皆信脂

檀嘗減割妻孥施我而營福者也久欲向爾深規切諫慮爾驕矜傲兀不能盡厥所懷今因爾侮慢先師之故始得乘間有言所冀改往修來化凶爲吉否則福消報盡厥戾非輕恐不止頓足扼腕之追矣

書作於康熙元年時木陳年六十七繼起亦五十八矣所以爲繼起罪者糊抹密雲彌布扁外一爲奢侈一爲兀傲倘有關涉靈巖樹泉集一段將於次章述之曩讀鮚埼亭集退翁和尚第二碑知繼起爲浮屠中之遺民能以忠孝作佛事足比宋之大慧杲不知其爲木陳深惡至此也然木陳此書傳播後繼起未聞致辯僅有門下周居士靜香名荃者致書木陳爲之調護附布水臺集來書中可略識此諍之顛末書謂雙白居士於七日過南嶽歷言和尚待法姪法孫之寬大仁厚而獻植繼堂頭尤深篤自知孤貧老人

處甚多闖督責之語蹴踏無地惶媿欲死其來非泛常可默會也
荃叨爲法嗣何敢向人一句今法戰已勝小杖渠已全受義無再
加大杖之理學人傳語云有致靈嵒一書欲付梓工荃請夜思維
似可商略伏乞以稿見擲令荃與看使之感服尤勝刋刻倘以荃
言爲不然亦祈過吳門面呈一切商萬妥而行可也總在先師翁
一脈曲全之幸甚幸甚

木陳復書略謂金粟一席乃先人起家之地頃以主失其道門徑
荒蕪殊可惻愴因過武原擬商諸檀擇一代可俎豆之人始覩靈
嵒所作所爲日以謗毀先老人爲事他不具論節密雲彌布一扁
糊抹至三況其小者此山僧聲辠致討扶綱維常義不容已來諭
述王雙老代渠修飾謂自知孤負山僧處甚多山僧自念道涼德
儉何能于尾大不掉之人有所勷植獨是先師爲祖繼起爲孫以

孫爲祖爲不可長此屬階耳靈嵒身爲人天知識非狂非惑公然陵毀祖翁必聞山僧督責之語而後踢踏無地惶媿欲死者豈不零仃洋裏更歎零仃惶恐灘頭重說惶恐乎極知尊意爲先師一脈開曲全之路然其告文自白素非先師一脈奈何奈何與繼公書臟底既封緘俟新春寄託轉致幸專人來附上靈嵒爲感

此復周靜香第一書也尙有第二書述熊魚山受辱事魚山爲繼起入室弟子以剛直聞天下前此天童塔銘之諍魚山曾斡旋謙益此諍發生魚山亦在譏人之列嚴指詞切直觸怒木陳木陳直提汝既爲靈巖嫡子便須認得我家宗派汝非吳江令我亦非吳江編氓遂當機一掌斯時魚山啼笑不得一座紛紜不歡而散吾草明季滇黔佛教考曾於法門紛爭篇述丈雪庭折木陳木陳不敢與校同是法姪法孫昔何其怯今何其兇昔爲順治十三年在

東甌庭決大杖之後今爲康熙二年在萬善衣紫榮歸之後也魚山雖遺老而木陳以新貴驕之欺魚山君子耳使遇丈雪還奉巨拳木陳又將何如乎今將周靜香第二書錄後

獅駕行急未及逃荃是夜同雙白至檗菴舟中一段話檗公老人帶性負氣其平日文章施設全從氣骨上發揮虛衷剸物以逼彼爲本師禮足而來豈嘗有宰官在意任心之過以至傷於坦率如我之意本非其能然任事既剛認過亦勇昨代靈嵒下山之時原爾汝之呼重房輕扁之論同來者皆爲縮頸揩指而彼尙不覺悟其不留心於藭問可知矣老人愛人以德不忍姑息養其過誤翻手一掌當機剪截熊父母此時飲冷水澆背雖然一驚然後知老和尙一片婆心無非慈愛子孫至意不忍以門外疏親相待也舟邊語次皆是銘感之詞但云老和尙如是慈悲非惟寸中知之本

師亦知之今日原為本師而來既承提擕即可云榮及本師老和
尚從此可以釋然如杜逆反正諸刻似宜寢閣議論俱可歇息矣
荃今日不避杖叱敢復進言荃等婚宦後學道之人修持未熟每
於不及檢點處露出本來習氣覓檗公生平以骨氣自負固不免
偶錯要其初來代師禮足之誠蒙誨後受過不辭之勇皆足仰祈
慈炤鑒諒于語言事迹之外若云必反正必杜逆則老人一掌示
其意矣而又多乎哉萬祈弘宥寢此諸刻不日容同雙白居士再
叩函丈代判何如

檗菴魚山僧號婚宦後學道之人修持未熟每露出本來習氣此
梨洲所以謷不入其局也豈獨梨洲清初三大儒顧王二先生皆
不喜佛藍齋詩話三言方密之閣學逃禪潔己受覺浪記莂主青
原屢招余將有所授誦人各有心之詩以答之意乃愈迫書示吉

永劉安士詩以寓從臾之至余終不能從也南雷文定八黃澤望壙誌則言余於釋氏之教疑而信信而疑乃爲澤望反覆之終於不可同而止而澤望則穿剥三藏出觀今之所謂宗師發露其敗闕亦遂牛毛繭絲澤望梨洲弟宗會也魚山旣入其芝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讀柏舟之什能毋興受侮不少之感乎然木陳復周靜香第二書則已放過魚山矣書云

來翰述南岡艸堂山僧與檗菴一掌及居士規諭檗菴之故蓋山僧原以祖宗一脈待檗菴若檗菴果以吳江知縣自待則是門外人又何必干預吾家事揶山僧縱年邁敢云非沙門釋子然則掌檀越且不可況掌吳江知縣唯檗菴自任爲靈嵒法子則靈嵒亦是我家子孫山僧尙可以家法繩之況檗菴哉聞檗菴因居士之言郎幡然悔悟還是讀了兩行書到底知文識墨不敢自越倫常

雖然檗菴唐突老僧不過措大家一時腐氣倘屬無心之失不審
靈嵓又何心行種種毀侮師翁落之于筆見之于書以至糊抹先
師名號使凡在先師門下者莫不聞之疾首見而痛心非但山僧
毅然有說即古南亦正言對使璧還趙珍豈非事關彝倫義難緘
默所謂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者乎唯高明其鑒裁之

木陳自言年邁然是年魚山亦六十五少木陳三歲耳老而逃禪
仍不免受辱梨洲贈魚山詩盡飜諫草支那逃危舉僧條同室讐
脫得朝中朋黨累法門依舊有戈矛即指此夫為道而受棒喝常
也為事而被掌摑此所未聞此士大夫非常之辱也然木陳對魚
山已放過對繼起仍不肯放過周靜香所求在寢反正社逆諸刻
今木陳復書含此不提而金粟反正錄社逆說仍刻入布水臺集
則始終視繼起為大敵也其必引古南為重者亦權力弱焉爾古

南郭牧雲有五論闢漢月繼起見後章。

三　靈巖樹泉集諍

樹泉集者。蓋取樹植法源之義。繼起順治辛卯壬辰語錄也。結埼亭集退翁和尚第二碑言。丙戌以後。東南之士濡首沒頂於焦原。相尋無已。而吳中爲最衝。退翁皆相結納。從之者如市。辛卯竟被連染。惜文獻脫落。弗能詳云。然吾從諸僧錄中細爲鉤稽。倘可識其大略。辛卯者。順治八年。舟山之役。甬士殉難者無算。木陳繼起均曾闢法天台。故同遭白簡。事發之始。木陳曾致書繼起。言前數日亦風聞此矣。其詳不可得知也。天城來。始審中間委曲。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今昔其有同。然哉。但山僧自念法道波靡。誰揭狂瀾而東之。惟老姪與山僧共有此心。然山僧老矣。無能爲也已。老姪春秋富強。正可行道利生。故今不必問其事之眞假。禍之重輕。縱

有彌天過患山僧自出頭承當千祈老姪穩處釣舟一切坐斷即山僧起倒亦不煩挂念

書載布水臺集二八會經點竄與否不可知因布水臺集之刻在與繼起鬬諍之後也集中又有復覺浪和尚書言專使去後即與靈嵒繼姪赴鞫東甌庭決大杖歸聽臬司研審想別無重辟可加也所不去心者吾師未出始執繘以爲憂昨常禪至自石頭聞已飛錫天界寧第爲吾師喜喜聲與雲從將有在田之見耳但道與世喪人心正危猶然天地閉而未開之象尙冀吾師斂翮集樊相時變動杞人之憂出自眞誠知不我誕也

順治五年戊子覺浪會以論道書中有我太祖皇帝等字爲忌者所告繫獄一年後以其書作於崇禎獄始解覺浪門下遺老亦眾爾峯倪嘉慶無可方以智其最著者也以故未陳復爲覺浪危然

即此可見世變之來，宗門不能獨免，雖已毀衣出世，仍刻刻與衆生同休戚也。牧雲嬾齋別集六有與木陳書，亦作於此際，曰：古人弘法罹難，何代無之，如石門、棲賢、覺範，皆英偉奇傑之人，自經世患而光明愈赫赫難掩，苟不經憂患，又誰見其英偉奇傑也。言雖如此，然大難當前，非養之有素者，鮮不張皇失措，此臨難毋苟免之所以垂爲大戒也。退翁第二碑言辛卯之難，寺中星散，歸安故諸生董說獨負書策杖入山，以是尤爲時所重，其後居堯峯，名南潛云。

徐昭法居易堂集二與堯峯月涵和尚書曰：人之天既墜然，豈無斷鰲足而柱之，煉五色石而補之者歟，意百凡宜以靜鎮之，即此天而終墜矣，尤宜以靜鎮之，何也，動固無益也，況人定自能勝天乎。近者頗聞山頭不無紛紜，我心悵然，及雙老札來云一衆星

散我心益悵然及聞道兄獨襆被書卷振策登山不覺以手加額日賴有此耳宋紹興中金亮南侵兵焚采石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獨張魏公以一小舟徑進一軍見之以爲從天而降遂以退敵今以合衆下山之時而道兄奮然獨往何以異此古德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今日若無道兄一人不幾疑此語爲欺我耶亦不幾令天下後世謂法門無人耶心折之至不覺開懷饒舌惟心亮之近來闇見頗多不愜鄙望處獨賴道兄一人爲狂瀾一砥耳弁望敬致老和尚爲萬世觀瞻不倿弟不勝手額望之

謝山之言蓋本諸此月涵即月函南潛號衎石齋記事藁七亦有南潛傳記其事雪橋詩話續集一所偶誤爲錢辛楣撰者也讀徐昭法書可見當時風聲之緊急事態之嚴重然大庾韜之溺死即

爲赴此難而來桐菴文稿萊林雜俎和集皆有傳言其溺斃而
未言其赴難樹泉集有偈哭之紀蔭宙亭詩集十一亦有詩哀之
云弘法乃嬰難東嘉質獄行不曾如劉虞趙吳夢難成百程烟水
渺一葉布帆輕風波忽反覆昏黑隔柴荊馮夷見恨晚河伯笑相
迎浩氣橫滄海松風瀉玉笙狗師患難忘重道形骸傾崢嶸山嶽
立爲世作楷程注靈巖翁弘法嬰難質獄永嘉師聞自台趨覲舟
至平望怪風覆舟師溺水中屹立不傾大庾本名趙庾崇禎十六
年進士國變後爲僧受靈巖記莂名行韜此赴難之最顯者不獨
南潛也
嬰難之經過略明則可進言靈巖樹泉集集有靈巖學人昭柄序
昭柄卽徐昭法也序曰事之從歎喜讚歎中出者其事不立道之
從安樂愉快中得者其道不明故子輿氏曰然後知生於憂患而

死於安樂也生者道在之謂也非偷覩息全軀命之謂也苟道從吾而明前吾之聖相得益章後吾之聖示之周行則九死猶生也千百世猶生也而欲安常處順飽食煖衣以希之吾知其沒世而無遇也靈巖儲和尚印宗之所稱肉身菩薩寶誌之所稱傳佛心印者也海內緇素翕然宗之而辛卯壬辰之交誤罹世網幾蹈不測賢士大夫無論知與不知皆殫竭心力欲脫師此厄如手足之捍頭目而師怡然受之身入湯火無所辭避今其言具在可覆按也其佛法非不學者所窺而讀其書問詩偈可見其衞道之嚴任道之重其與諸方往還言及續慧命寄道統則義形于色勤勤懇懇若恐當吾世而墜地者至于吉凶禍福則曰此定業也曰委然順受也非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不去者乎曰使眞宗不墜雖此身碎爲微塵猶爲幸甚非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曰果自反無

愧即有意外風波自然久而論定非所謂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者乎曰道人家得力全在不如意處曰鑊湯鑪炭裹裝就之非所謂無入不自得而見危致命者乎嗟乎何其深有合于聖人之道也夫日月光華炤臨無際而一經風雨薄蝕若愈增其晶瑩皎潔者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大慧弘法嬰難竄謫梅陽嶺海瘴癘非人所居而緇衲奔湊法席愈盛識者謂其所說之法函蓋天地囊括宗乘無他憂患成之也師不其然乎

居易堂集十又有書先文靖公壘刻後贈靈巖老和尚一文曰嗟乎此先文靖公自初筮仕以及畢節十八年中見危致命之死不渝之手澤也乙酉之禍先文靖從容止水枋痛悼罔極即倩臨摹善手勒之貞珉嚮榻百本非其人不示也癸巳秋靈巖大和尚以樹泉集屬序於余見其往還昕夕率多遺民故老而所爲流連風

景舉目山河者又多殷麥周禾之悲焉此實唐宋以來諸大善知識中所絕無者也余故特出篋中藏本裝潢成帙致之座下乞師即以忠孝之旨衍說大法庶使毫端碧血直為人天光明幢乎讀此可略知樹泉集之內容然孰知木陳之諍即由是起也前章言木陳聲討繼起書有關涉樹泉集一段今錄如後

最可恨者本一南通小販專賣李四囂虛知山僧居廣潤時爾應臨海天寧鄰封打齋諸山常套爾則載之語錄曰廣潤某和尚請師上堂嗣後山僧與爾同遭事議名挂按君白簡爾時祇託天城傳一口信上山僧旋即門封戶閉杳不知其所之矣山僧裁答爾後自分臨難不可苟免徑詣臬司投到遲爾三月始來至明年質獄東甌爾則不勝怨天尤人及乎杖決憲庭爾之徒屬益怨山僧側愎自用輕出累爾即爾亦謂此行不是法叔老和尚小姪不願

有生何事畢之後遂有如許誇張之書見之樹泉集哉豈非爾生平之言類皆妝點出來以欺世盜名者乎昔也披君參奏劾爲妖言彌勒下生今則以彌勒後身自命矣然則當日何不一欵招承必高呼悫天以求哀赦其故何也昔也台邑圖形杭都畫影露布長書會打繼起賊禿今則以天台古佛自居矣然則當日何不臨凡降世化導衆生必邇途畏過黃嵒偏僻遠遠家子又復何也則是爾欲欺世而世不爾欺爾欲盜名而名不爾盜究竟一文偷不得至今空作不良人非爾之謂與他若千籠百絡結勢要權謀徑山攘金粟正晝攫金之態蚖蛇戀窟之羞魔梵修羅之大慢過慢增上慢火刀血塗之苦因惡緣極障緣皆爾一身占盡矣

木陳之評如村婦罵街殊失善知識體統黃梨洲至平陽木陳弟子曾出百城集請爲删訂梨洲序之曰世無文章久矣釋氏爲尤

甚釋氏以不立文字爲教人亦不以文章家法度律之故今日釋氏之文大約蠏蝀在東莫之敢指嗟乎無言則已既已有言則未有不雅馴者山翁之文亦不免於堆垛妝點然稱情而出當其意之所之旣不顧人之所是所非并不顧己之所是所非喜笑怒罵皆文心之汎濫如是則於文章家之法度有不期合而合者矣有於習染之戔戔乎今百城集無此序而仍用布水臺集之錢謙益序吾在南雷文定後集發見之木陳謂樹泉集之言類皆妝點出來梨洲謂山翁之文亦不免於堆垛妝點抑何針鋒相對也然樹泉集順治十年已刊布矣木陳何嘿爾而息至康熙二年始與密雲扁事并案乎蓋木陳始與繼起競遺老勢力不勝繼以新朝勢力競繼起之遺老勢力亦不勝乃憤而出此噫異矣居易堂集二有與靈巖晷應和尚書言風波之世鬬諍之交誓不欲以此身一

涉其間故今不特欲口絕議評亦幷欲口無讚歎恐一有讚歎則又爲不讚歎者生嗔如何如何此語幷可一呈老人使一開笑口且以見不肖之所存也曇應名文杲孫愼行猶子亦繼起嗣昭法標榜繼起太過遂爲不喜繼起者生嗔標榜亦須有限度乎然閱一年繼起六十昭法爲壽序又讚歎如故序見居易堂集七其言曰

余不敏獲侍吾師十有七年矣俯仰十七年中法門之多難世網之高張人事之日窮天心之未悔於吾師一身之所遭逢而一切可駭可愕可歎可涕已不啻吹波而煽燄矣吾師或談笑而麾之或不見不聞而置之弘法嬰難命如懸絲荷擔大道者固然而吾師今日所爲固極難耳不爲毘邪之杜口則衆伎不息不爲子輿之好辯則大道不明且異乎吾者之爲異其異小同乎吾者之爲

異其異大以事爲淪胥其害淺以道爲謡詠其害深而吾師皆任之而皆受之故曰吾師今日所爲極難也甲辰春二月八日爲吾師六十壽誕之辰名公鉅卿操辭稱祝歡喜讚歎而余獨貿言其訕者阨者以爲吾師壽自以爲知吾師獨深也名爲言訕者阨者而其實仍爲讚歎同時吳梅村壽繼起詩有不羨紫衣誇妙相惟憑白足徧諸方之句亦隱指木陳此諍所以終不息也

四　牧雲五論諍

牧雲五論皆攻擊繼起師弟之詞作於康熙初元刻於康熙十年牧雲卒後則未知果爲牧雲撰乎抑假牧雲之名以行乎密雲悟之下二牧並稱而木陳自赴召後聲勢赫奕識者鄙之牧雲則始終烟水一瓢深自韜晦門庭壁立見者望崖援鶉堂筆記四九言牧雲居嘉興梅里一村寺沐塵盧與從謁之閉門不見曰我方出

世子入世奚相見為是二牧晚年本冰炭也然木陳攻擊繼起師弟仍恆引牧雲之言為重自審新朝勢力不足懾遺老之心不能不借遺老所信仰者以為聲援此五論所由刻也康熙二十七年五月緇素公集虞山毀五論雜詩板吾求之久而後獲五論者一叛師二譬祖三惡狹四憫愚五攝魔凡七千餘言並雜詩十餘首刻嬾齋後集後即為嬾齋後集之第六卷

其叛師論曰天童老人謝世二十餘年矣興福洞祖又先之二十載時日益遠漢公之事何言哉惟是靈巖為三峰子作天童孫不能蓋父之愆重與茂祖之訕近作年譜揚詡其師陰抑洞祖若不有當年及門一事尊卑倒置教育推開壟斷為心滅倫欺世是可忍乎余雖衰廢忝在父行重感人心之傾危少疏往日之情事託之歌詠且感且歎其閒秖述漢公之粹若寬假於靈巖者何也靈

巖之悖漢公開之也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謳無意移俗而漸染若是況漢公生平所為著於筆墨見之行事朝夕教誨其子弒穀倣之則無父無君無師之心乃靈巖之素習也伏聞世祖皇帝日應萬幾留神內典覽三峰抗天童老人之書雷霆赫然斥為敗屆之夫以此知佛祖之徒雖處世外而師尊弟卑罔違名教孰謂三峰蔑倫害理遂寬斧鉞之誅乎

漢月年譜作於順治十八年木陳北遊集亦刻於是年密雲崇禎十五年卒今云謝世二十餘年又引北遊集述順治斥三峰語以是知此論作於康熙初元也興祠洞祖者洞聞法乘見五燈全書百二十牧雲剃度師亦漢月所嘗受業者也論名頌師論末忽謂無君為靈巖素習危言聳聽與牧雲平日之言不類繼起號稱以忠孝作佛事烏得謂之無君但不與木陳等同其君耳

其譬祖諭曰靈巖旣扁其師初受法處曰親聞則是幸其師面聞是法於天童老人也古者有舍全軀而乞半偈其重法固如是也若是者宜何如酬天童之恩而不負天童之以大任授而師及而孫也若之何狃而師之悖蹠而師誣而祖也則所謂親聞者又將何以自解焉噫人道之不修倫理之不講而儼然踞佛祖位稱人天眼卽世俗可愚而自揣其中爲何如哉夫子曰汝安卽爲之夫如是則非天童見絕於靈巖而靈巖自不爲人類久矣夫何責哉親聞室者繼起自書懸於金粟侍寮之扁亦順治十八年事已見前章吾謂牧雲五論實爲木陳聲援至是又多一證

其惡狡論曰嚋昔漢公會事洞祖矣山中之人稔知其心術則其嗣天童也猶之乎事洞祖也始而親之尋卽背之始而尊之尋卽叛之曾不少變其習何哉漢公畏人磨礪洞祖於法乃奪其意見

遇事則懲其狠戾宜其背也漢公喜人稱揚天童乃直判之爲知解宗徒宜其叛也由是觀之漢公豈欲有其師尊其教踐其實者歟特恐名譽之求而弗得也故其背洞祖則棄如遺矣叛天童乃陽附而陰排猶有不能舍之情何也洞祖者本色住山人也無機智襟懷坦蕩不汲汲於榮名利養漢公以爲如是而已矣不足依也天童老人者有過之也衆星羅天明者獨月爝火雖舉太陽莫倫意今臨濟之道舍天童奚適哉則非附天童而我之名不揚非借天童而我之法不行故雖不欲有其師然不得不師雖憾天童而卒不能舍天童也靈巖蓋是則是傚者也雖然如是而止漢公未大爲狡也惟其意更謂今之海內但知有天童則天童誠愈己也又嘗卑我爲知解宗徒矣柰之何哉於是復張其說而駕天童之上曰我法勝於天童或訴之曰子之法苟勝何反屈於人則以

紙上源流未得爲解嗚呼豈海舟之尊天童在一紙源流耶此一妄也亦一錢也其說與北遊集毀三峰之詞無異吾故疑有人假牧雲之名以行也

其憫愚諭曰潙山云道人之心質直無僞夫冀公之謗師毀師行詐法門誠不可以訓世今已再世矣其風固不可長或曰靈巖亦好大喜名者也其家風信然余曰名者實之賓古聖賢之名皆有可稱之實實者本也今靈巖阿其師習其僞喪其本初不知取名之道彼所取者不過奢靡受用嚴飭門庭倚仗聲勢博目前愚子贊歎之名而已豈正人君子有德有行百世不朽之眞名哉

夫謂繼起好大喜名似也然謂繼起所博爲目前愚子贊歎之名則當時之歎喜贊歎繼起者莫徐昭法若昭法爲愚子則必國破從新朝北闕官鬲依舊老東林始爲智子也康熙十一年繼起卒

時五龍已刊布昭法仍不避愚子之名爲哀詞贊歎如故曰昔昌黎廬陵爲吾儒豎赤幟而濂洛以下諸儒復揚其波詆訾佛道幾同楊墨歷千百年固儒曲說牢不可破而荷擔佛道者未能一辭而闢之何也垂世立教實以道而不以言在躬行而不在闘諍也苟無其道言之何益苟非躬行諍之愈損惟吾師一以忠孝作佛事使天下後世洞然明白不特知佛道無礙於忠孝且以知忠孝實自佛性中出則吾師之於佛道世道爲何如故于其逝也無論知與不知皆爲流涕邊龕一哭聲若崩城嗚呼可以見人心矣或曰吾師之以忠孝作佛事可得聞乎滄桑以來二十八年心之精鐵口不能言每臨是諱必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如一日身爲法王年垂七十而明發之懷孜孜靡已有非賢士大夫之所能者吾師之忠于國孝于家者如此而又推其忠孝之心以翼茈

生全天下之忠臣孝子不容悉數即嘗爲不肖枋排大難禦大患者謬以枋能無毀先人之志孝也必使枋能無失故國之身忠也詞見居易堂集十九惜牧雲已先一年卒不見昭法贊歎之詞然木陳則猶及見之未識生嗔奚若耳

五論最末爲攝魔論曰夫言謗師毀師慴師嫉師法中大魔乃華嚴經中普賢菩薩語耳不責爲兇徒不責爲逆子直謂之魔何哉以魔有大力故也漢公不然自闢書出垂頭喪氣凡至道侶家見有闢書即收去見天童會裏人即匿迹避影風聲鶴唳疑皆晉兵以是觀之漢公又非有膽氣強有力者似未可謂之魔但撓亂正法謂之魔亦可

是魔非魔吾人不辨惟謂漢月見有闢書即收去似非事實吾嘗見繼起重刻天童七書三書序言弘儲於崇禎癸酉在萬峯侍者

寮見此錄。歎曰大人哉用處乃爾爾。丙子丁丑見此錄廣布鄉邑。逮壬午以後問之來學禪林中流行漸少。空山無事閒行至香乳寮復見此錄。慮其日久湮沒。隨命刷印房重梓流行。弘儲生平逆順因緣一切消歸向上。即先三峰和尚前後復言。慮不知者謂事屬於爭概不行世。茲刻蓋以昧昧然傳天童者。唯恐是書之不行。道豈有是非勝負乎哉。據此則繼起師弟見闢書不特未嘗收去。且嘗重刻流行。攝魔論所言豈非出於裝點乎。故吾始終疑五論非牧雲所撰也。

王士禎居易錄二十七言。予嘗讀三峯藏禪師語錄及五宗原。以爲末法中龍象。其提智證傳闢發臨濟汾陽之旨。欲遠嗣法於寂音。亦天童之諍子也。而牧翁列朝詩謂三峯之禪爲孽於世。詆諆如此。豈別有謂耶。此猶門外之言。若覺浪盛則固當時巨子無所偏

荷覺浪語錄十一有靈巖夫山傭像贊曰濟下已作之宗决不可無天童又不可無三峰更不可無夫翁問誰爲靈巖知己莫不是棲霞老傖可以結束兩家之諍矣

丁闓公明事雜詠云三峯漢月古禪堂鐘板飄零塔院荒是道是魔吾不解山門竟有蔡忠襄注蔡忠襄懋德爲漢月入室弟子在太原圍城語人曰吾學道多年已勘了生死今日正致命時也雍正揀魔辨異錄爲漢月作並令天下撤其鐘板又稱漢月爲魔藏潭吉忍爲魔忍據南雷文定後集四張仁菴墓誌仁菴名岐然字秀初叢林稱仁菴禪師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訟三闕七闢三峯壓於師弟之分幾刻鄭綴潭吉忍在安隱作五宗救以申三峯之屈大概多出仁菴三峰之道賴以不墜梨洲入哀詩曾入南都防亂揭旋參安隱救宗書部詠其事也仁菴國變後爲僧名濟義雍正

而知五宗救出仁菴也必將斥之爲魔義矣門多忠義亦易爲不
喜者生嗔倘何言哉倘何言哉
宗統編年康熙二十七年條載鶴林牧雲門和倘寂已久時刻其
嬾齋後集末附五論雜詩皆毁詆三峯靈巖之語鶴林法孫雪鐙
秀峯雨和倘皆云論詩之刻爲人所誤親賫板至虞山興福集闔
邑士紳耆舊禮佛懺悔劈板焚之鐵牛居士錢湘靈七十九老孝
廉札報許青嶼侍御曰是役也非爲三峯奮螳臂正爲古南拔鶴
箭耳祥符蔭曰佛祖住世各相讚歎稱揚以引衆生信向增長福
慧未聞有毁訾雌黃退人善根者書之以示立言者不可不慎毋
逞一時之媢忌而爲正人公論所不容也瓶蔭繼起法孫錢湘靈
檗菴法子其祖三峯繼起固宜然不若覺浪盛中道而立之言爲
可信也

清初僧諍記卷二終

清初僧諍記卷三

新會　陳垣　援菴

新舊勢力之諍

一　雲門雪嶠塔諍

丁閒公明事雜詠又云天童法嗣滿人寰萬善巾瓶奉御顏獨有獅翁不傳拂心香雙瓣壯河山注天童悟弟子多開堂說法道忞亦其一順治閒召至京住萬善殿雪嶠名圓信與天童悟同得法於幻翁獨不傳法惟授金陵殉難之黃端伯與浙東死事之徐啟睿時稱雙瓣香鮚埼亭詩集一有雪嶠和尚雙瓣香行雪嶠之開堂徑山也從之者三千人顧未有付法相傳最後得江西黃端伯即付之及徐啟睿至請曰某或亦端伯之亞也雪嶠相對而笑亦付之後二公皆殉國說者嘆雪嶠之冰鑑也而木陳撰禪燈世譜

於龍池派下，獨削去雪嶠，今續藏影印本世譜有雪嶠者，後復增入也。北遊集三載上見禪燈世譜曰：此書老和尚集，得極好，但幻有傳和尚下，因甚不載雪大師？師曰：本有名字在磬山前，因雪師自謂上嗣雲門，始刊去其名。據雪嶠自述，則當初在山陰看雲門語錄，得他的力，豈可忘卻？所以一齋拈香供養，諸方便道徑山遙嗣雲門，其實不然云。然何以後來世譜又增入雪嶠？則以順治之推崇也。

北遊集六有越州雲門寺興修疏引云：今上好善忘勢，居然古帝之風，而嗜道求賢，不間芻蕘之賤。爰自己亥仲冬以來，徵車四出，博訪禪門耆宿，而余亦忝辱天書，下逮馳驛上京，蒙上恩遇，待以不臣。每當叩擊玄關，未嘗不虛己潔誠，勞謙還問，尤復緬懷先德，企慕前修，然獨於雪嶠老人之高風逸韻，日理於口，殊切景仰之

思及余辭闕還山倘以道影購求是託則今上之於老人豈非夙緣有在者邪夫越州雲門寺海東望刹也雪嶠老人實發迹於斯闢悟於斯闡法於斯歸眞窣窆於斯喆人遂往曾幾何時今僅數椽屋矣復爲風雨之所摧剝吾聞君子愛其所親敬其所尊凡爲臣若子于君父之所重疑莫不皆然昔者曾晳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一微物以吾親嗜好在斯焉且不忍食之矧今上之嗜好老人如此而越諸賢士大夫同爲臣子顧于君父所重之人之室廬忍聽其覆敗不一出手匡扶之豈理也哉余還山過越適道際上人以興修雲門之疏言來告故余不序次雲門之往蹟何如而獨播宣上意者蓋欲越諸賢士大夫知宸衷攸倚將廣推愛敬之思當有以仰體君父云爾

此不陳第一次以其新君父之嗜好告越人也新君父既嗜好雪

嶠則禪燈世譜不得不仰體新君父之意增入雪嶠北遊集卷首又載有御札云錫杖還山時縈遠念茲覽音問式慰朕思來价言旋裁書附往茲有欲語者朕每念法門輒景先哲知雪嶠大師藏塔卓立雲門後學諸方應共瞻仰比聞山界雖分基址漸圮恐年深人遠陵毀堪虞今特捐五百金重爲修治雖未必足窣波之費然經朕一爲整葺人必改觀起敬自不敢復行侵侮矣禪師重念儀型久懷崇飾當勉爲經理承朕敬禮尊宿之義以副夙心故茲特屬禪師其悉之此札並載康熙紹興志五十六雪嶠傳雪嶠卒於順治四年塔雲門右隴距木陳入京之歲不過十一二年塔址何至傾圮竊嘗疑之初不知木陳藉此以與具德諍也

具德弘禮亦漢月弟子久住靈隱與繼起齊名康熙六年卒宗統編年論之曰鄧山靈巖靈隱海內稱佛法僧三寶靈隱門庭甲天

下學衆滿數萬指不滅南宋佛海時具大方便有大慧圓悟不及施之手眼至沉幾駿發則又度越於古雲門眞歘嗄廼天揚眉倒日故能擔荷如來稱後勁諍子也晦山爲具德行狀稱師受江北請轍環一轉萬人擠擁時適盛夏揮汗成雨至洗浴水一時喞盡宋元以來法門罕見故師有偈曰五千衲子下揚州百億瓊花笑點頭七尺烏藤行活計憑何面目得風流此偈流布海內外其盛若此木陳好諍對繼起頻加攻擊既如前卷而對具德則未嘗以一矢加遺抑又何也偶閱續甬上耆舊詩七二有錢布衣豹過育王寺一絶云雨過松堂靜秋來玉几深如何淸淨域猶未泯爭心注具德欲與育王木陳阻之是木陳與具德未嘗無諍也謝山生康熙末已云文獻脫落今去謝山之世又二百年舊聞散失益甚近閱百城集七發見有復檝石胡封翁書始知前者御札實木陳

攻擊具德師弟之利器書作於康熙六年未知在具德卒前乎抑在其後乎具德蓋以是年十月卒也書云

頃者廣孝改册一事知諸檀極力調護殊費深心但山僧區區安全微念尚荷默成乃先帝保護雲門一片苦心三目獨不見原何也請得以降詔始末爲諸檀誦之山僧以曩劫因緣得談禪對親日奉天顏竊見先帝景仰雪嶠大師道德每每頌說不休及山僧得請還山上留旅菴山曉二子在京開法不時召見因詢大師藏塔知在雲門殿址爲廣孝具德侵毀盡然痛傷二子曰今其徒智淵復耽耽虎眎恐雲門一抔土非大師所得有也上曰其如藏塔何數日後上從南苑歸諭二子曰昨師兄靈所言雲門事朕達夜卧不安席思所以保護雲門之策莫若裁書一通捐金五百兩委託老和尚爲朕崇飾一番則可保無虞矣二子曰皇上誠欲保全

雲門不如詔降有司恐彼强横老和尙不在意中也上曰若是則
彼自取誅滅非關朕事於乎皇天后土實聞先帝之言矣故詔書
有陵毀堪虞及不敢復行侵侮之旨山僧受詔之後以上旣賓天
重違宋公荔裳及鄉老先生之意仍讓竹園爲廣孝出路則山僧
所以曲全廣孝亦旣至矣今三目復賄弓書弊欺詔册計圖倂吞
不惟目無三尺豈目有先帝哉然山僧復不審皇皇先帝遂爲三
目屈辱如此若夫當事持論自有天日鑒臨山僧安敢置喙第蒙
惠教故敢以先帝保全雲門隱衷瀝思泣血上聞諸檀而已
三目智淵具德法嗣繼具德住持廣孝者也雲門與廣孝昔合而
今分故有山界之爭然雪嶠塔在雲門與木陳何涉據禪燈世譜
木陳旣排除雪嶠對雪嶠自不推崇今何以忽爲雪嶠藏塔泣血
書中先帝二字凡六見髣髴武侯出師曰皇天后土實聞先帝之

言夫帝既賓天則此言亦惟皇天后土聞之孰證其眞僞哉曰皇皇先帝遂爲三目屈辱如此此則極慫慂激動之能事危哉三目憑何抵抗此炙手可熱之新勢力耶故此一靜也在木陳可謂躊躇滿志矣

北遊集五有由京國抵吳越水程四千有奇官舟所過瞻敬皈依者傾市井一首遠涉關河道驚聞聳百城聚觀如堵立稽首若潮砰由上尊崇意發渠向慕情乃知君子德風動小夫傾後嘉興藏本已刪去又百城集九有復華山見月和尚札順治十七年官舟中作云遙望華山片月風露娟娟不禁神思駿躍第恨無因飛渡長江一睹記光華耳去秋九月謬承寵召入京皇上求道方切再四慰留今春大壽遂不能敬致封祝殊爲歉然然每于上前揄揚道範少申企慕之懷茲者夏五之望得旨還山水潤途遙遙延抵

邪僅一衣帶水復以天使陪從王程有限促席晤譚又不獲願緣慳何如謹遣侍僧代問興居外上所賜二十五條比量衣裁凡三頂分一奉高座乞說戒禮佛時披之幸邀福德爲上增益遐齡也所有不腆敬呈別幅臨楮可仍繾綣之至

見月雲南人明季滇黔佛教考曾詳爲介紹順治十七年即永曆十四年時西南猶奉中國正朔木陳乃以此矜見月何其陋耶居易錄二一四有康熙卅三年紀事一則言金粟木陳忞公順治末應詔入京賜號弘覺國師南還至淮上與諸當道酬酢氣燄烜赫從者如雲爲諸方口實嘗一至金陵其弟子某供張輒數百金至稱貸以應康熙乙巳予謁華山見月律師師蹙額語予云渠胸中面上只有國師大和尚五字頃棲霞楚雲禪師亦云今高僧名衲所至招搖銜鬻以要觀聽有司關防甚如巨猾謂忞也

乙巳康熙四年漁洋追紀前事也玉林賜號國師木陳賜號弘覺禪師非國師人以國師呼之耳始吾見居易錄知見月不滿木陳而不知其有分贈賜衣之事今觀百城集則見月之壓顙其有由乎以見月視木陳猶糞土耳楚雲名興源覺浪盛法孫竺菴成法嗣木陳瑄赫一時而所流傳於緇素口碑者若此世榮烏足倚哉况爲學道之人也

百城集三十又有見聞一則記一僧人受囑知小說故事有意影射具德其言曰武林屬某寺有僧某住持多年一日忽有男子所將侍從及諸行裝皆甚都麗踵門而告僧曰某從京師來我某旗王爺新修一寺欲得南方善知識于中弘揚法化久嚮吾師大名業經奏過朝廷特命某來敦請所陳金幣亦甚厚賻僧某信爲實然擇日登程矣其男子復語僧曰我王爺居宗室之長諸王殿下

皆其子妣昆季。師至京日。咸來造謁。亦宜備諸方物珍玩。以餽遺之。使其延譽朝堂。達上。必然召見。師道豈不大光哉。僧某由是罄竭衣資不足。稱貸而益。亦近千餘金。然後登舟啟行。舟中器具服用。儼爾王侯。陳設。僧某喜不自持。及抵維揚。忽有十數道人跪拜河干。請僧受齋。其男子故爲鳥嚳曰。我王爺顒望大和尚蒞日至京。汝輩何人。敢來遲我程期。麾斥不允。諸道人哀懇不已。其男子始語僧曰。觀此諸人。果異信敬三寶者。某停舟半日。用全吾師慈悲攝受之心。亦弟子方便事也。令隨行一衆。齊登岸赴齋。至則齋筵肆設。極其豐備。一果一蔬。皆諸道人從容跪獻。迨將日晡。則漸次入內。久而不出。使人窺瞰。乃一祠宇。虛無人焉。亟率衆歸舟。則前舟已失。不知所往。僧某方頓足長吁。我被渠欺賺矣。

僧人奉召入內廷。賜號。賜紫。事所恆有。順治十一年。別山在奉召

入萬善殿，賜號壽善禪師，見五燈全書六四。康熙十一年，桂芳林奉召入萬善殿，賜詩賜扁，見五燈全書百二。公何嘗有所誇炫，況京中貴人新修寺院，延僧住持，更屬習見，某僧被騙，亦何足異。木陳之記此事，蓋欲顯已被召之榮，而某僧被騙之可哂耳。然究有其事與否，某僧究係何人，謂住杭多年，有大名，得維揚道人敬仰，甚似暗指具德。果爾，則其心理之齷齪，尤可鄙矣。

二　平陽御書樓詩

平陽寺在會稽化鹿山，舊爲平陽觀，崇禎間山陰祁虎子彪佳購爲別業，藏書其中。虎子殉國難，別業頓毀，木陳應召南還，構御書樓其上，復恢大其基，爲平陽寺。西河合集序十六有募修平陽寺大殿疏序，當木陳之應召也，士大夫多非之，何非爾？以其未應召前，深於故國之思，與忠義士大夫等，厲嚴有疏，春莢有風，不勝原

廟之悲極寫煤山之痛然曾未幾時走馬應新朝之聘矣先是玉林亦奉召一再堅辭使者至於三敕奏不許官差催迫寸步不離如影隨形擬於押解不得已就道至津仍稱病有旨許問道畢即放還乃入京此據超琦撰玉林年譜恐有飾詞據木陳北遊集載上遣大覺應詔始末因緣且言當日在山即堅臥不起到天津卻欲餓死不來如人家請客相似客到門不肯入教東家體面何在朕是直人便草箇札子數他一　上故諭佛法朕當拜他若朕去歲教他一番報恩和尚又當拜朕似此則玉林當日情景實有李中孚傳青主之風木陳對之當有愧色還山而後木陳著北遊集誇耀恩遇復於天童寺建奎煥閣平陽寺建奎煥樓與玉林正相反據續指月錄十九玉林傳言上賜大覺普濟禪師金印師雖受歸並未一經展視行峰撰玉林年譜亦言師自赴召還山後對御諭

道之言未嘗形諸口吻至欽賜紫衣金印等不獨從未一用卽最親法嗣亦未嘗得覩逮涅槃後繳勅印歸庫衆始獲見故鹽官范驤有頌云風流處也不風流底事人間敢唱酬說法屢回天子詔還山不起御書樓贊歎者如斯宜爲不贊歎者生嗔此御書樓之諍所由起也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此老杜哀江頭句也順治十年癸巳繼起出樹泉集木陳亦集同人詩文題曰新蒲綠頗傳誦於世婁東十子詩選有王撰讀山翁大師新蒲綠依韻柬寄一首云江頭父老話興亡蒲柳春光又十霜徒有子規愁望帝更無鶗鴂憶明皇唐陵麥飯悲寒食漢臘桑門祝上方指示傍人盡流涕講堂鐘鼓暮雲黃及其應召也甬士咸以新蒲綠嘲之續甬上耆舊詩六五張卽圓立中有弄

屠道忞北上一首云北地惡風塵如何上道頻非關追六祖不亦笑三人饒弄豐干舌難藏羅什身新蒲依舊綠莫忘舊時因卷九一董巽子道權聞客談天童近事亦戲作二絕其一云文字傳燈記北遊鋤山擬築御書樓從今不哭新蒲綠一任煤山花鳥愁南雷文約二巽子墓誌謂嗣法木陳者持刀欲殺巽子逃而免然其弟子中不以應召爲然者亦大有人在續甬上詩五十錢聖月光繡入太白山贈西照雪嶠兩師詩注云時兩師隨弘覺老人應召歸自都下非其志也又出山寄劍安可立諸開士詩有云竭來暫憩巢軒世此去仍堅黃綺心寄語二三同學侶月明有夢擬招尋又挽囊雲大師詩棄官已盡西山操出世還同雪屋禪注雪屋珂禪師宋鼎既遷卽謝寺事伯顏請歷住靈隱默菴親持疏叩門公抽關問誰曰和尚故人某也公落關云我不識你見山菴雜錄

光緒錢忠介肅樂從弟西照龍泉郭忠烈維經子可立休寧金文毅聲子雪樵名眞樸五燈全書云是漳州徐孝廉卽編次北遊集者西照濟宗世譜作犀照四人皆木陳弟子褧雲周齊曾則石奇弟子也續甬上詩九高玄若斗樞有哂天童西照禪師言詞激昂問其姓名堅不肯答旣而知爲郭公雲門子也感賦一首問關離虎穴香界一枝安圓面恆相對丹心耿未寒乾坤藏姓氏海岳判衣冠更嘆空門裏腥塵也易干又有與可立談時事二首其一云壯心遵晦託禪關把臂深談淚雨潸騁望中原堪逆掌飛魂萬里繞燕山統觀以上諸詩及注可見木陳門下之不以應召爲然也寒香道人戴苍翁亦受法木陳續甬上詩四八載其寶巖梅花絕句有云休恨人攀折其如隱不深若於危嶂植何處野蹤尋旣矢冰霜節應堅丘壑情若移東閣去斯負北山盟全謝山跋謂此蓋

爲木陳而作以其應召入都也師有斷德於弟矣范蓊又有禪頌云風落殘紅點翠蘋白雲深鎖洞中春不教一片隨流水何處漁郎來問津亦與梅花絕句意同皆歎修行之不可不密也

同時粵僧弘贊有與昂溪書見木人剩稿二云空王風化與法兄同歸獨猿冢鄉與法兄同出頭聞法兄修行不密被人天子見知此又因緣不偶覩弟才如柿櫟跡類閒雲相去天壤矣昂溪即玉林弟子茆溪森木人不以茆溪應召爲然自不以木陳應召爲然蓋當時道俗識大體者尙衆惟木陳耄而好諍自東甌庭決大杖後亟欲藉新勢力排除舊勢力不惜輕車一出遂至聲名掃地全謝山生數十年後猶痛惜之鮚埼亭詩集八有太白山中弔二公子詩二公子卽西照可立也其中一首云密公高弟子少亦不碌碌所以茲山中接踵來耆宿記得甲申年曾賦新蒲綠一朝荷徽

書夜猿厭空谷欲稱大雜師新著朝天錄痛絶諸葛兒隨車遺廹促白圭險被汚素絲危見辱高厚所照臨誓難負幽獨幸得脫身還有泪已萬斛終身西向戒豈以長齋贖空門亦易腥殆哉此孤躅方歎中司言前知叚以卓中司謂高玄若贈西熙詩更歎空門裡腥塵亦易干也

木陳在故國派中既遭唾棄在新朝派中又有玉林與之相競乃欲中傷玉林而玉林不與諍也順治出示玉林眞容頭戴青帽此小節也木陳以爲從上佛祖無此體制後超琦撰玉林年譜雖辯之然玉林當時不一辯也黔僧燕居與山暉有奪徒之事見明季滇黔佛教考而木陳與玉林亦有之又不聞玉林一諍也西河合集序十四有蛤菴語錄序塔誌銘一又有蛤菴塔誌銘略曰蛤菴詣天目參報恩留柿木堂凡十年報恩欲付師而故有待也會報

恩赴召。攜師入京。每于御前問答。輒當聖意。既平陽相繼赴召。師隨報恩。歸平陽。欲留師不得。還山。即覓師于湘湖之濱。出帝所賜金襴袈裟并白拂。手書列代源流于玉軸。付師。師乃留平陽報恩曰。吾芻象十年。而衣纓在禁門。豈不足示天下。觀哉。玉林之言如是而止。與山暉之連篇累牘。痛詈燕居者。懸殊矣。蓋玉林性陰鷙。能忍辱負重。力行而不多言。邪尹同時。尹非邪敵也。會有還山不起。御書樓之頌。愈相形見絀。不得不起而搘擊玉林。百城集二十於是有寶奎說。其言曰。

百丈大師建叢林。立清規。為天下緇流萬世師表。其清規九章。首先祝釐。故住持日用之法。開堂必祝聖焉。朔望必祝聖焉。景命日必祝聖焉。萬壽千秋節必祝聖焉。凡所以惓惓屬意於國王者。豈佛者祖。尚有寵榮在念。貪冒居心。與誠以我法孤行世間。前有三

武之災後有道君之厄時而易僧爲德士時而改寺爲神霄即近而廣督上沙汰之章輔臣下酌裁之議一時僧衆惶駭遑家無路塡溝壑而死道途者蓋不知幾千焉於乎使無佛心天子則我法危亡若朝露矣況叨九重延想萬里馳誠聖敬隆崇奎章煥發有不竭酬恩報德之懷者是謂有目無心又焉知佛祖嘿扶教法之至意哉今之謂高僧者曰忘榮謝寵還山不建御書樓憲嚐使果榮忘寵謝乎則山且不出何有于還御且不贍何有于書故我先師密老人有言貞觀嚮道欲贍風彩上表遜謝往還三四引頸就刃神色自若吾敬道信大師茅茨石室累煩聖主且請前行我從別道澡身淨髮結跏趺逝吾敬汾陽無業休心息念斷絕攀緣賜紫及號力陳昔誓收付有司恬然受刑吾敬芙蓉道楷此則忘榮謝寵之高僧也若夫欲前且卻進退趦趄既食其恩還遺其德則

是賜爲忘榮謝寵而實陰行其沽名弔譽之術矣所以大覺懷璉宋世高僧也不沒英廟手書今之稱高僧者未能企璉萬一奈何欲陵駕而軼其上哉或曰國清百錄非隋煬之御書乎未聞天台智者有建樓之舉況由唐遡漢中間佞佛君王與高僧往還章疏不啻汗牛充棟曷乎不樓曰此樓之所以不必也在今法門衰替曠典難逢參之運會酌諸時宜權衡佛祖屬累祇蘆之深衷故凡大君之錫予表而奉之可攝魔外之心可堅黎庶之信故必樓而後可其或眡同故紙棄將若遺自非洛邑頑民皆名大不敬而無天者也奚其可抑又奚其可哉

說作於康熙九年危言聳聽不減攻具德師弟之書然其罪名不過曰沽名弔譽而已夫以不建御書樓爲沽名弔譽則不啻承認建御書樓爲喪名失譽而猶曰可攝魔外之心可堅黎庶之信何

也。黎庶云云。晝錦堂記所謂庸夫愚婦。孟子所謂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之衆耳。號稱人天知識。僅取信於庸夫愚婦而已耶。無惑乎以官舟所過。瞻敬皈依傾市井。爲躊躇滿志也。以寶奎說之未足。同時復撰從周錄。則所以革洛邑頑民之心。而消其細柳新蒲之感者也。從周錄余未見。百城集十三有從周錄序曰。

魯論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之先本殷人也。於殷周之際。獨無間言。何哉。盡踐周之土。食周之毛。不敢以商之支庶自外周之臣民。而有越志也。伯夷唯不甘從周。故義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之下。乃司馬子長著伯夷傳。不知何據。述其作歌寫怨之詞。夫牧埜師陳。前徒戈倒。殷之土宇。已入周之版章矣。西山之薇。非周之薇乎。采薇而食。苟延旦夕。與食周粟也奚辨。吾是以知此詩非伯夷之詩也。然武王伐紂。雖曰撥亂。猶是殷之侯伯。乃

一旦舉夔伐大商之師以芟夷其宗廟此大蘇所以有武王非聖人之論也向使殷之喪師同於明之亡國武王之王同於世祖之興則伯夷將彈冠入周安事首陽清餓哉乃世固有非宗臣非國士往往託首陽以自高則已昧乎周清從違之義矣復有圓顱方服之輩尤而效之祈博譽名不亦大惑也與夫薙染爲僧當師佛說善逝不云乎三界若空華四生如幻夢以三界四生悉皆業力所現如夢中有境覺後全無故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爲佛之徒不達唯心法界而逐夢裏清明則正眼已失何以開鑿人天且佛制比丘不得爲君父報讎正以此念纔興則怨害相尋無有窮已三聚淨戒豈不一時俱破況承顯示生奠安海宇光顯吾宗之佛心天子奈何不懷德畏威而貳爾心此則非魔卽魔所使者假我衣裳陰以破壞我法者吾滋懼矣故反覆論辨直揭從周之

義即世流不敢問將以曉吾徒俾泯其越志云爾

寶奎說專評玉林從周錄則評玉林兼評繼起寶奎說專評僧人從周錄則評僧人兼評國士曲解從周之義排斥伯夷之詩以殷爲明以周爲淸而謂伯夷將彈冠入周也昔錢謙益爲瞿稼軒撰浩氣吟序全謝山譏其顏甲千重然則木陳之爲從周錄序也不且顏甲萬重乎蔣漢昌言三有曰託於無執箸故守節之志傾託於無我恨故羞惡之心泯王維所以降擧山也或曰儒不有揚雄邪曰黃門郞下辦也給事中顯要也新莽諸夏也擧山胡虜也雄尙當議而況於維學道者應知所惕矣雍正五年十二月硃批李衞奏摺謂木陳係宗門罪人伊之法派何足爲貴嗚呼以木陳之從周而終膺宗門罪人之諡知古昔之枉作小人者多也此事並見養吉齋餘錄四

三　善權常住靜

善權寺在宜興西南五十里善權山齊建元中以祝英臺故宅建唐會昌中廢大中中復建寺有雷書有偃柏境奇勝宋名廣教禪院嘉定間撫幹陳宗道施貲入寺買田常住歿後立檀越木主於寺側每年忌日一祭是爲陳祠明改院爲善權寺淸初百愚斯爲住持頗有增拓百愚洞上人也康熙四年寂卽塔寺後嘗見百愚語錄有陳其年序略曰

吾見今之執拂而踞上座者矣其上者剽竊古德傳燈單文隻字支離捋撦嚼蠟捕風輒揚揚然詡於人曰我臨濟嫡傳也是與王謝家不慧子弟專以門閥上人者何異甚或牽緣權勢憑藉貴游攫人之田廬而魚肉之猶曰我爲祖塔司糞除也五宗嚴支派也識與不識無不從而嘔噦之閩禪師之風亦庶幾自媿矣余涉秋

行國山道中憩善權寺門松巷屈指疇昔則禪師既寂即寒松亦席不暇暖他徙問其寺則已爲豪有力者主之矣問寺中一二病僧暨當日老道人皆鳥獸竄矣驚飈所及林無靜柯俛仰之間能無慨然於中乎因至師塔下汲澗水一盂而飲之風霜刻轢泉香而石瘦則猶能想見師之爲人末署荊溪法弟子陳維崧拜撰

寒松智操百愚弟子有詩名顧茂倫有孝嘗選其詩爲方外英華方坦菴拱乾亦嘗選其詩爲拈來草行世康熙十年繼席善權十二年九月拂衣而去此序蓋作於寒松去後序中所謂豪有力者即大覺國師玉林琇也先是能池幻有傳剃度師樂安塔亦在善權玉林以保護祖塔爲名欲據善權而有之排除洞上勢力此諍之所由起也序中所云爲祖塔司糞除五宗嚴支派即指此寒松師錄五有再住善權寺一則云

師因有僧倚勢謀吞常住上堂僧占僧居於今罕見不是貪嗔出
世安能徧界縱橫所以從周錄云旣得浙西之隴矣又望荊谿之
蜀焉眞如秦人之蠶食六國地不盡不休也今日看來果然其事
任他誑求當道約束有司說是說非分門分戶休言人不測自是
已難瞞須識衲僧行處如火銷冰獅子遊行不求伴侶何必假豪
貴之威權壞法門之綱紀大衆善權若與之縱彼貪心逾熾不與
之增他嗔忿益多畢竟如何但將冷眼覷螃蟹看彼橫行到幾時
時癸丑九月十九日也
寒松語錄十一又有指迷普說凡二千三百餘言略曰莫習狐假
虎威之輩盜名欺世之流苞苴投刺廣結豪貴貪美食以適其口
占大廈以快其居奪人之寺曰我祖寺也奪人之居曰我祖居也
我宜繼之尸之凌之轢之殊不思自齊迄今朝凡數易代凡幾更

祖則祖於何人之祖繼則繼於何人之後況此并吞爲事世之人亦未見之安忍同爲圓頂方袍盡行驅占一時僧道告訴無門更可笑者假借修樂菴塔以爲入門之計豈非謬之大謬者乎然樂菴明季人也生居顯親去世顯親非善權之僧也其友吉菴讓塔得入善權之由也何得欺心欺世無所不至謀占天目而天目緇素有揭盜葬虞山而虞山遠近有檄彊僭龍池而龍池護法出書以責之平陽和尚刻從周錄以罪之今又并吞善權山僧上堂鳴鼓而攻之道房出王林吞謀善權說以誅之是不約而同者也至於十載不拈香貳心待帝主不認剃度之欽然勒行九拜之朝儀此數事更有公論正是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習道德不必修嗜慾不必去豈特起叢林之害真法門萬世之害也諸兄弟倘或遲疑更聽一偈王林卻繼緣林風慣占叢林伐已功天目虞山爲別

業善權地藏作行宮長言大義何曾義自謂孤忠卻不忠冒寵欺君人不識法門也有此奸雄

玉林本以新朝勢力欺人而寒松反責其貳心待帝主冒寵欺君與從局錄同一聲口何也此正玉林與木陳不同之點所以稱爲半新朝派也天目緇素之揭虞山之檄龍池之書道房之說今皆不易得見指迷普說幸附寒松語錄以傳然吾所見寒松語錄玉林玉字均闕點作王林又時有挖空字句猶想見國師當時氣勢推樂安既爲龍池剃度師木陳亦龍池派下與玉林同祖寒松乃引木陳爲同調以攻玉林誰謂其爭派系耶爭個人勢力耳兩雄並立木陳固無奈玉林何然自指迷普說刊行國師威嚴業已掃地吾人正不必問其孰是孰非也

玉林既得善權令其徒白松豐主席豐乃以得善權之故智復施

於陳祠先欲改爲方丈陳氏不允康熙十三年九月十八日爲陳氏忌日公祭者長咸集揖拜未已寺中拳棍猝發陳衆披靡而遁豐遂焚其主撤其宇陳氏不能忍復率衆蜂擁而至舉火爇寺可憐一炬豐焚死巡撫馬祐聞於朝陳氏羅大獄族長陳榜伏辜衆始得釋吾嘗以此事詢之荆溪宗人至今猶有餘痛

超琦撰玉林年譜乃謂此事與三藩之叛有關蓋凡一新勢力發生舊勢力爲之摧倒必思乘時報復此自然之理也玉林年譜康熙十三年條載冬十月善權寺遭燬師返浙時善權院事一付豐公主持寺中天人師殿號曰無塵邑有陳邵二姓恃族衆向稱豪橫據無塵殿之後軒爲祠宇歲烹割以祭時豐公不許以血食汙殿是年三藩叛亂乘機盜刦者充斥宜興與新安寧國悉屬江南信地相距無幾時徽歙與寧國界限浙地淳安昌化於潛咸爲叛

寇所殘破。於是陳氏等聚族歃血。冀圖非分。遂白日火善權寺。以阻祠爲名。搶攘庫司方丈。發掘祖塔。縱火燬寺。殺僧衆幾十餘人。豐公遂領衆上殿。稱揚藥師如來。凶勢愈熾。豐公知不可免。曰。我不能保護祖塔。有負師託。遂展尼師壇敷坐殉難。師聞信。郎致書與藩臺云。殺生不如放生。當依梵網行之。再手書并衣與龍池法姪天笠珍公。令瞻視樂安祖塔。時徽寧諸處叛寇。王師至已皆鼠竄。當事臺憲捕陳氏。惟爲首一二正典。餘悉罔究。實師以慈忍力活之云。

吾不謂年譜之說。盡爲誣詞。且可見宗教與政治之關係。陳寅恪先生序明季滇黔佛教考。謂宗教與政治。雖不同物。然終不能無所關涉。此亦其一例也。善權燬後。明年八月。玉林遂寂。玉林之寂。實緣於此。續指月錄玉林傳言。龍池傳祖剃度師樂和尚塔在宜

興善權傾毀日久師命豐首座督修土人攜禍燬寺豐羅回禪師聞盡屏參侍不食粒米自荷衣單出遊渡江而北至孫居士家改號無住命士作偈送隱東海至淸江浦慈雲庵示微疾而逝孫居士即孫孝則宗彝續指月錄會經其論定其言當可信據玉林蓋避叛軍倉皇北遁改號匿於其家危懼以至於死也新勢力之不可恃如此四安樂行品以不得親近國王大臣爲說法者誡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迦陵文集三寒松禪師指迷錄序云西方之教其精微吾不得而知也其粗者大抵均物我齊得喪际世間一切資生之具凡可忻可羨之屬一毫不以動其中其徒之賢愚吾又不得而知也其人能薄滋味惡衣服忘身窮形抑性克欲在彼稱之曰賢覩於今乃有大異乎吾所聞者吾荆溪奇秀甲江左巖壑之巉削則張公善

櫂爲最而善櫂尤以寺名始吾游圖山烟寺之間石之色蒼然泉之味冷然松栢之離立者落落然窺其水旱之洞悄然窈然酌茗於三生之堂捫霄書所鐫刻處若怒犀駭兕之不受縛而思壞墻屋以自絕也日下舂一宿於道院始去及吾再至善櫂而山林晦冥鳥獸悲嘷求一二零瓶敗甑於荒榛灌莽間不可得蓋寺之墟也久矣噫甚矣哉則誰爲之也此固鄉之所謂人天帝釋者也此固挾才角力思攘福地而有之者也吾常憫夫欺凌攘奪之習思逃於西方寂滅之鄉以自適顧其所爲若是吾又安歸也夫寒松和尚櫂世之誹謗佛教者以是人爲口實也不得已有指迷一編冀存其教於永永焉雖然從來廢興成敗之數莫不有物焉以相之是役也庸詎非盛名之不可久盜而天爲暴其跡於天下乎抑釋名而跖行固山靈所不樂與居也則一炬也安知非山光水色

助之焰。而自為湔洗乎則是人也。卽不謂之迷也亦宜。

始吾未見寒松錄。不知序中所云是人者何人。繼而知爲玉林。則又瑟然驚。嗒然若喪也。嗚呼。所謂新朝國師者。固如是乎。以若所爲。誠足以退人善根。阻人向上者也。木陳若是。玉林又若是。安歸之歟。吾與其年有同感焉。夫二人者。性格似絕不同。然藉新勢力以欺壓同儕。則並無二致。所以彼此謗書皆盈束。非至死而諍不息也。

懋勤殿檔有乾隆八年閏四月諭旨一道。略云。昔我皇考雍正十一年八月內。以玉琳茆溪法嗣不昌。命超盛超善超鼎三人嗣茆溪後。十三年閏四月。續以超海超源超廣超成四人嗣焉。乃超善者。忽於今年潛至京師。船插黃旗。書寫奉旨進京字樣。事發查得超鼎等往來字跡。有謂法道凌夷。有謂天語稀聞。又謂道不同不

相與謀。當此時只宜退不宜進。種種怨望之言。難以枚舉。甚至超海畏罪自經。羞辱法門已極。伊等有何性急。不過俗情壓狀以帝王外護爲榮。如此污濁心行。可惜皇考當年一番眉毛拖地。夫必以帝王宰官之隆重。爲佛法之興。是何佛法耶。當日玉琳茆溪在皇祖時僧行峯紀錄內廷語言。以爲世榮。皇考深惡其人。斥出玉琳派下。此已行之成例也。今超善超鼎超海等詐稱詔旨。大妄語成。怨恚觖望。貪嗔並發。甚至破佛戒律。自戕其身。每將皇考時承恩之處。誇耀於人。漏洩禁中言語。學爲詩文。以結納士大夫。顯悖皇考當日聖訓。茲三人者在佛法爲宗門之敗種。在世法則爲梗化之頑民。皇考若在今日。亦必重治其罪。爲此特曉示天下宗徒。並令超善超鼎超海斥出茆溪派下。不得敘入超字輩內。在京在外諸紫衣僧。須以三人爲戒。特諭。趙孟所貴。趙孟能賤。誠哉。超善

超鼎超盛者。雍正十一年御選當今法會沙門羽士十六人中之三人也。法嗣不昌，帝爲立嗣，其結果如此。帝力果足續佛慧命乎。續佛慧命果賴於帝力乎。則前此所諍皆幻也。

記餘

或曰：右十章所諍，不論爲濟洞，爲天童三峰，皆爲門戶勢力諍也。夫天童三峰之諍，初不爲門戶勢力。然則清初僧諍，亦有爲宗旨學說者乎。曰：有。宗統編年康熙廿六年條，會大書夾山與天寧法諍矣。曰：夾山天笠珍住南硐時，有一居士從南硐往靈隱參碩揆志。問女子出定公案，志答之，而珍別其語，傳至維揚天寧雪悟思晚參舉而評之。珍聞而上堂批摘思，思因出正辯錄。珍出杜邪說祥符蔭曰：碩揆之答出定語，雖未必言中有響，天笠之別豈能句下無私。雪悟之舉，亦非黨親不黨理者。正辨杜邪之出，均之過矣。

法門以無諍爲宗。行道當先忘我見。雖曰爲法。實未忘情。不能不爲之扼腕也。藥爲繼起孫。思爲具德孫。志爲具德子。皆所謂三峰派也。珍爲箬菴問子。天隱修孫。天隱亦素反對漢月者。見天隱語錄十三答三峰漢月藏公書。則珍思之諍。雖爲學說。仍門戶之見也。

有不爲門戶勢力諍者。翁山文外九書嘉興三進士傳後。言熊魚山國變爲僧。嘗過孝陵不拜。有問先生故名臣也。何以見高皇帝不拜。豈非無禮於君乎。魚山曰。佛之道。君父拜之。于君父不拜。此一事也。嚴修能元照記之尤詳。蕙櫋雜記言熊公開元國變爲僧。一日攜侶遊鍾山。有楚僧石谿者獨不往。及熊歸。石谿問曰。若輩今日至孝陵如何行禮。熊愕然。漫應曰。吾何須行禮。石谿大怒。叱駡不已。明日熊詣石谿謝過。谿又駡曰。汝不須向我拜。還向孝陵

藴幾個懺悔去此道義之辨也石谿名髡殘武陵劉氏子住金陵牛首寺以畫名亭林詩集二恭詣孝陵後同楚二沙門詩落日照金陵出郊且相羊客有五六人鼓枻歌滄浪盤中設瓜果几案羅酒漿上坐老沙門舊日名省郎曾折帝廷檻幾死丹陛旁南走侍密勿一身再奔亡復有一少者沈毅尤非常不肯道姓名世莫知行藏其餘數君子鬚眉各軒昂為我操南音未言神已傷省郎下注熊君開元少者下注釋名髡殘蓋即石谿也此遺民僧之辨遺民僧也

有以遺民僧詩遺民者續甬上詩六二深柳堂長朱鈛詩云三月十九日與友人談及瀋歸貽梅村詩有感和其原韻五十年來屈指思眼前白髮昔嬰兒乾坤顛倒忘初位日月沈埋異昔時十郡喪心甘置酒一僧冷眼獨吟詩與君重酒新亭淚話到傷懷欲碎

卮。注。吳梅村於三月十九日集十郡名士置酒於鴛湖。席半有僧緘詩投入啟視。一坐失色。訪之知爲澹歸所作。澹公原名堡。金姓。字道隱。庚辰進士。永曆後爲僧。原詩云。十郡名賢請自思。座中若箇是男兒。鼎湖難挽龍髯日。鴛水爭持牛耳時。哭盡冬青徒有淚。歌殘凝碧竟無詩。故陵麥飯誰澆奠。贏得空堂酒滿卮。是亦道義之諍也。然續甬上詩六三。全北空吾麒亦有和詩。而未指爲道隱作。北空謝山大父也。詩云。聞中吳於國難日集十郡名士合舉大社。有頭陀以詩嘲之。步其原韻。湘江千載翠華思。今日衣冠愧女兒。寒食禁烟原有節。杜鵑啼血更何時。黃冠未死遺民種。白社慚收嫁婦詩。一十五朝勤養士。何當消盡一春卮。雖未明指爲澹歸。然旣曰頭陀。則其爲遺民僧必矣。此遺民僧之諍遺民也。

又有以遺民而諍遺民僧者。如黃梨洲兄弟之諍遺民僧。其諍爲

更有意義。迯僧諍已應並及之。鮚埼亭集十一。梨洲神道碑云。公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為異姓之臣。反甘為異姓之子也。故其所許者。祇吾鄉周囊雲一人云。囊雲周齊曾。見御書樓章鮚埼亭集外編二五。周囊雲集序言。囊雲逃禪而不肯上堂嗣法。高巽菴所以序之詳矣。當時如林閣學增志。方閣學以智。熊給事開元。皆逃禪之最有盛名者。然不能不為君子所譏。囊雲賢乎上矣。巽菴高宇泰。原序見四明叢書四集。林增志。崇禎元年進士。僧名行幟。號法幢。石奇雲嗣。

爾嘗疑之。嗣法上堂。僧伽本色。遺民逃禪。梨洲何惡其嗣法上堂。則御書樓章會言之矣。曰。百丈大師建叢林。立清規。首先祝釐。故開堂必祝聖焉。朔望必祝聖焉。萬壽千秋必祝聖焉。夫遺民逃禪。

爲不甘臣異姓也今開堂必祝聖所祝何聖甲申以後猶可云祝弘光隆武永曆也永曆而後所祝何聖聖而可祝何異木陳之從周髡髮染衣胡爲乎此梨洲所痛心而不便明言者也當宋室全盛及南渡君相皆崇尚三寶其時尊宿多奉敕開堂故有祝頌之詞帝王之道祖師之法交相隆重理固然也今非其時而依然撾鼓白椎拈香祝聖不幾爲木陳輩所竊笑耶梨洲斥爲七怪之首有以也

尤有甚者結交貴游出入公庭如澹歸晚節之所爲則不如卽反初服之爲愈矣續甬上詩三九載黃晦木聞澹歸語錄詩序云澹歸名今釋故給諫金道隱也從亡西南其大節多可觀行朝嫉之以杖戍遣遂祝髮爲僧竟忘所自但成一領衆募緣俗漢而已閱其徧行堂集尤爲濫惡不堪使道隱逃禪而不受源流不開堂營

建豈非千秋義士即以若所爲而無此語錄作彼供狀傳之後日或疑是雪菴之徒朦朧影響令人可思今則一誤再誤使前此之苦節雲飛烟燼不足觀也已天下之因好名而自敗其名者皆澹歸之語錄乎鍼砭補綴苦辛勤無縫天衣穩稱身感慨流連懷故國趨炎附勢媚時人詩文撮合爛朝報凡例差排新搢紳畢竟西山採薇曲武成未可一齊陳雪菴建文從亡僧鮚埼亭集十四載天多老人楊秉紘言近聞澹歸晚節稍委蛇諸公可爲我審之如其果也則其人可絶如不然莫妄言邵廷采西南紀事七亦言瑩爲僧後嘗作聖政詩及平南王年譜以山人稱頌功德士林訾之今所傳徧行堂續集二有某太守某總戎某中丞壽序十餘篇卷十一有上某將軍某撫軍某方伯某臬司尺牘數十篇觀其標題已令人嘔噦鮚埼亭詩集十擧慶訪故宮云辛苦何來笑澹翁偏

行堂集玷宗風，丹霞精舍成年譜，又在平南珠履中注，丹霞精舍在南雄，予嘗謂澹歸在五虎中本非端士，不待爲平南作年譜，而始一敗塗地也云云，則晦木之諍澹歸，又有以也，然則遺民逃禪者，必如何而後可，曰宙亭詩集十九初夏詩注言東塔僧某刻一印，取東坡句名其堂曰病不開堂，堂且不開，何有歌頌功德之事，若是庶可免，梨洲兄弟之諍也夫，或謂梨洲晚節亦頗頹唐，爲晦木所不滿，此則遺民之諍遺民，非本篇範圍所及矣

清初僧諍記卷三終